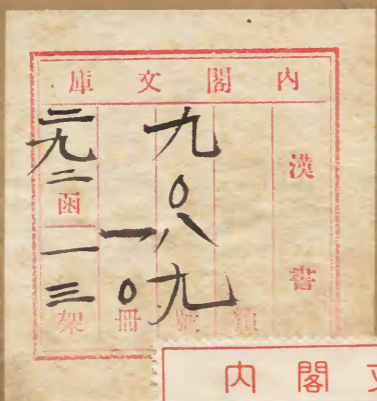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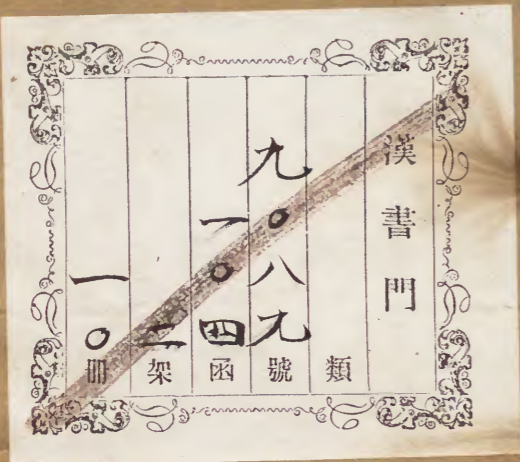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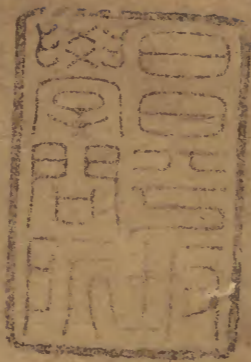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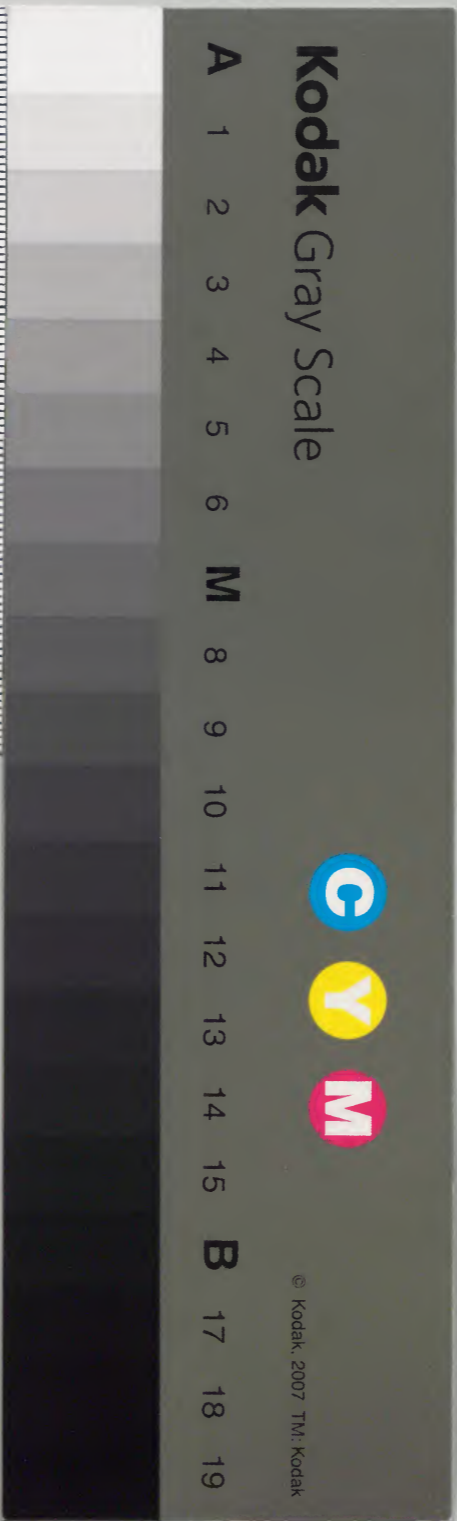
義烏縣志

十七之八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089
冊數	10 (9)
函號	292 78

九



吾身當出眾開龕就視肌肉如生遂迎入院閣維摩
五色舍利有黃雲覆其上者三日因以雲黃名山

僧靈辨居苦竹庵庵中惟設一几一榻四壁蕭然苦行

二十年日誦法華經有虎豹居庵外竊聽一日往錢

塘從大善知識學般若比至素知其行請居喜鵲庵

未幾編辭所與者日某將歸矣人皆相率以送辨跌

坐而化閣維得五色舍利大者如豆

元

淺草文庫

巖禪師名元長字無明號千巖蕭山人俗姓董少多

知慧年十七究九流百家之言曰此非出世之法乃
往見智覺本公公以狗子無佛性之語授之歸將十
年一旦喟然曰平生志氣充塞乾坤乃作甕裏醢鷄
邪復跌跏危坐脇不沾席者二年因往望亭聞雀聲
有省往質本公具陳悟由自覺有得遂隱天龍山之
東菴後杖錫渡江至義烏伏龍山依大樹結茅而止
焉士民悉禮拜咨諏心學朝廷三遣重臣寵錫名香
至正丁酉六月師示微疾會衆書偈云平生饒舌今
日敗闕一句轟天正法眼滅遂投筆而逝朱太史濂

爲之銘

虛谷禪師名陵王禕同里人嗣雪巖欽被帝眷

木巖禪師名植王禕同里人嗣虛谷陵有三會語錄

王禕語錄序曰佛法行于中土千二百九十餘年爲
其學者離爲異門曰禪曰教曰律凡三焉教以明理
性之要而簡冊之載爲至詳律以示開遮之義而科
條之著爲甚備若夫不立文字單提直指使人明心
見性以成佛則唯禪學爲然所謂教外別傳者也蓋
自菩提達摩以摩訶迦葉所得無上正法東來直接
上根其後支分爲二而心印獨傳於曹溪派別爲五
而宗風大振於臨濟而得人之衆莫臨濟一宗爲盛
矣七傳至於楊岐白雲五祖圓悟誠所謂不立一法
根源直截者乎悟之傳有虎丘隆公大慧杲公皆卓
然樹立教道於故宋南渡之初東南禪門之盛冠絕
於一時而隆之傳爲應菴萼公密菴傑公破菴先公

者宿相繼淪謝欽公獨毅然自在以斯道之重得其傳者是為虛谷陵公公遭逢聖時蒙被帝眷其道尤為光顯而其上首弟子則吾木巖植禪師是已師之入其室也非唯參決其心要而且兼傳其文印故其為道無所不同於公焉初師出世於寧之西峰既主袁之仰山而今遷居杭之慧雲門人集其二會所說日用動作之語用故事次第而錄之謂師之道雖不專在乎言語之間而因其言語之所及亦可以知其道之所存也然竊觀師之言機鋒峻峭誠足以啓學人之領解至其敷演之切告戒之嚴則所謂教律二者其道亦不外是焉夫何近時禪學之弊其徒唯口耳之是務襲取昔人之言語迭相師用誣已而罔人脫略方便顛倒真實而莫之或省然則於一大事果何相與乎學者于師之言語苟能以筌蹄視之庶幾目擊而道存矣陵公與師皆予同里人予生也後不及登公之門而於師幸有游從之雅如述其淵源之所自以序其語錄焉

寺觀

古志次丘墓後舊志次災祥後丘墓前今改次僊釋合入方外志其廢者附于後

華陽教寺

縣東十里華陽山唐法輪大師卓菴之地舊名永安後賜額至洪武二十四年改今

額永樂十一年僧深遠建毘盧閣邑人王稔記永樂甲午冬十有二月華陽寺毘盧閣成越明年春深遠遣其徒福源詣京師雕佛像募大藏經文置其中徵予文為記按寺在義烏縣東十里為唐法輪大師重雲卓菴處舊名永安後賜額安福院洪武二十四年改為叢林華陽教寺故未有全經寺僧智慧福源伏睹聖朝重刊大藏經板留大報恩寺四方僧眾咸許募傳愈增感激乃歸誦諸其徒罄衣資募眾緣將募經置寺中替為邦人植福而謂有經無閣經將焉儲於是載經載營邑人吳彥清聞而避之與其弟彥

善彥修成捐貲以佐其役於是庀工度材以永樂癸巳秋八月建閣于妙莊嚴閣之後以間計者三其崇三十有九尺廣如崇而加三之一修如廣而不及十有三尺左右翼以廂樓各五間棟宇傑立氣象森嚴中奉諸佛旁儲大藏經五千四十八卷廂樓則列羅漢諸天像蓋幢之飾丹碧之采絢爛溢目儼然化城寶坊之在人世觀者爲之歎仰不已予聞浮屠氏以成壞住空示法天下而華筵寶藏日新月盛獨非侈乎道以心傳不假外求固非名相文字所可盡也而四十二章之外又餘數千萬言獨非漓乎蓋爲其徒則必尊其道尊其道則必嚴其居侈固不可得而已也若夫頓徹心性之原超然萬法之表固爲上哲能事而開示悟入亦未始離乎言語文字之間况乎人拚著之故多則死生禍福之戒所由設口誦心惟之徒廣則去惡趨善之意所由萌是道果終漓乎此閣之所由以建而經之所以不可無也是用弗辭而爲之記焉永樂十三年臘月朔日縣人王稔誤

隆平教寺

縣東二十里後唐長興八年僧無垢建舊名保寧宋大中祥符元年賜額隆平尋廢

明永樂四年里人吳彥清兄弟重修後爲教寺喬行簡書勅賜隆平寺

寶林禪寺

稠嶺卽雲黃山下梁普通元年傅大士依雙檣木結菴大同六年卽此建寺名雙林

佛殿大士於寺前製兩鐵浮圖或云野塘朱氏鑄大士會叱衣雙檣樹有徐陵勅撰碑宋治平三年賜今額大觀二年賜田十頃宣和三年燬於寇紹興四年東陽賈刪定廷佐首爲鑄鐘建藏殿住山僧標以來六傳次第復完凡爲屋一千二百餘間金華潘良貴記有大比丘其名行標號曰慧炬一日過予從容言曰維雲黃山是爲蕭梁善慧大士修證道場我以緣法總徒二年兵燹之餘豈弟慈祥外護我法考其姓裔有大士宗我將懇祈丐其名銜起勝妙因爲邦人倡郡將聞已愀然改容顧謂標曰方時孔艱民力困耗吾護此方如護元氣不以毫髮呼擾井閭况此土木不急之工勞人費財爲役甚鉅縱使彌勒卽今

示見我猶持此力勸止之標聞是語遂巡而旋復見
于言事不誥矣子曰太守之職承流宣化奉法愛民
而外有爲實非其責不若自信我法博學廣求况師
駐錫以來道俗傾鄉時節或至咄嗟可成標還雲黃
山大開法席徧名檀那而告之曰永惟大士誕毓此
方爲瑞爲祥人天共仰雙禱建寺甲於叢林自梁迄
今餘六百載流通祖道代不乏人宣和三年盜起新
定不幸煨燼一椽不存今歷歲時堂廡齋廚粗成行
列獨茲殿址瓦礫弗治妙相慈容久無所宅爾等善
友忍坐眠邪容聞標語歡喜踊躍於是退而各盡已
力大出金錢合而計之餘五十萬以紹興二年春經
始三年冬告成其高八十餘尺而廣倍其半中安像
設莊嚴妙好外繚闌楯雄麗靚深如化人宮迴空
際里之士女與旁州之人奔走往來作禮歎皆曰耳
目未嘗見聞山林增輝緇衲雲集坐變榛莽爲金碧
區未有成辦大緣如是之速者也故嘗論之一切世
間有爲之法皆有分齊長短可度輕重可權小大可
稽淺深可測至於佛法則大不然淵乎妙哉視之不

見聽之不聞智不能知識不能識古經云以思維心
測度如來圓覺境界如取螢火燒須彌山終不能著
觀夫世之治生殖業銖積寸累可云勤矣假使骨肉
就其乞貸愛惜靳吝未嘗輕捐至佛會中心生悲喜
則傾囊倒廩畧無畱難又其最者身體髮膚頭目髓
腦於彈指頃棄舍如遺其故何哉蓋淨智妙圓與吾
如來本同一體念起背覺遂爾合塵塵昏本明輪轉
不息佛以慈悲哀憐覆護於生死海誓作津梁猶如
父母惜所愛子子出遠遊望望不至彼爲子者漂流
途路雖未卽歸寢食之間常懷憶念聞說父母涕淚
自垂感召之因疾若桴鼓此豈可以情量揣摩筆舌
形容其萬一哉標之爲是役也予最詳其本末故樂
爲之記且懼來者之墮其績也復爲說偈曰良木秀
山澤中林猶百年斲削應約繩必資諸巧匠陶者作
瓦甃朽人施塗泥絲網及寶鈴丹漆壑塑續罷精磨
歲月始克觀厥成金錢與糗糧所費如山積雖名有
漏法寶爲歛庶俾凡睹聞因緣得入道我昔禮
大士廣廈餘千間何人持烈烟一燎不存芥嗚呼有

施者又有戲毀人良由弗思維縱我無明故今合檀
施力作新美踰初丁此時難危為眾作依怙咨爾方
來者毋易隳前功增飭愛護之當如扞頭目使百千
萬億遊戲依雙林於龍華會中永瞻微妙相紹興六
年二月日左朝奉郎直龍圖閣管亳州明道宮潘良
貴誤東陽胡助記雙林寺者善慧傳大士開山道
場浙水東大刹也按大士出世修行始結茅雲黃山
燕坐雙檣樹下說法度人靈異神迹不可殫述當梁
武帝盛時教法顯揚開龍華大會建立寶刹是名雙
林事具陵除所製碑由梁至今且九百有餘載每怪
乎塔廟之屢廢而屢興也宋宣和中睦寇孽火寺宇
煨燼皆為丘墟紹興初刪定賈公廷佐始範洪鐘建
三藏殿住山標禪師募緣修造宏傑偉麗紫微潘公
良貴記大士殿書其蹟可考也由是歷年百有五十
而入國朝又以七十餘載世異事殊法席虛曠去來
聚散如更傳舍故殿堂門廡諸屋宇以爾摧毀傾倒
化為藜莽見者寒心其所存者山門藏殿僧堂大士
殿旃檀林雲黃閣而已至正二年秋八月行宣政院

公選前往西峯石雲龍禪師住持師入院愀然不怡
於是說法化緣興修為已任其年冬作周垣千有
五百丈立外山門自是歲興役復羅漢堂知容寮脩
旃檀林復前資於蒙堂增大士殿層欄築獻臺為祝
釐之所創東廡滄東淨庖涸徙僧堂以屬西廡徙三
門入若干步塑護法二天神坐像開田瀦水為放生
池甃石治道引水種樹金碧翠飛相為映帶前後七
年積工鉅萬起廢為新實雙林之中興也其徒具事
狀請金華胡助文諸石以告後之來者俾勿壞禪師
子方外之友也師向在西峯造雙林大橋利濟萬民
行旅往來贊歎故茲坐大士道場熾然作佛事修建
偉蹟於火廢後尤不可以不書也蓋嘗聞之大士彌
勒尊佛下生也立教垂世度一切人庶幾脫離苦海
去貪嗔癡背惡向善等成正覺觀其著心在王即堯
舜禹相授受之道也會三教之統宗本一心之妙道
殊塗同歸昭揭日月不可誣也於戲佛法流通與王
化相遠邇若使人人向慕發菩提心為善而不為惡
則天下風俗可厚也國家刑法可措也庸詎非輔治

之基邪予既書其事于石仍繫之以銘詩曰善慧
大士化度閩浮雲黃之山燕坐雙禱世方障蔽小示
靈異法權一擊千門洞啓人天歸仰建刹寶林總我
三教明爾一心青蓮紺宇龍華大會當來下生天宮
受記一彈指頃俄九百齡經殘教弛寂滅彫零去來
攘奪如更傳舍東顧西傾屋廬盡壞有為有漏或寢
或興劫數恒理孰經孰營三十年間鞠為茂草豈無
其人緣法未到猗歟龍公應真化身持戒定慧說法
濟人檀那信向輦乘財施指揮匠石興工起廢掃除
瓦礫開闢荆榛翬飛金碧內外一新廊廡繩繩山門
岌岌佛殿鐘樓像設莊飭百堵皆作塗墍垣墉易治
門徑水月涵空功崇再造山林增耀大芑禪流開堂
敷教祝延聖壽超度凡民大士道場萬古長存至正
十年八月十一日太常博士致仕胡助撰古志止
載某某有記文不入後同按寺在二十五都相傳
明崇禎戊辰間里人丁同鑑五十無嗣夢羽士過之
蘭香滿室豎一指以示覺而疑為大士默祈得子捐
千金創殿會龍祈山寺僧瑞霞行脚至此里人舉為

住持邑侯許公直屬令募建霞告同鑑同鑑意欲損
十之三忽屋瓦墜擊茗甌遂全書之甌復無恙人皆
喜拾豎棟日同鑑果生一子因名宗蘭功未竟霞逝
其徒慧弘續完之同鑑後年七十忽稱慧弘來省齋
沐書偈而化邑進士童楷為之記已燬于山寇
國朝康熙七年寺僧舜懼募修宋楊傑詩山路崎嶇
山頂平兜羅雲向下方生了知
大士夢中夢更去如來行處行

禪明寺 縣南六十里二十六都曇峯下宋治平二年
勅建久廢

國朝康熙四年僧優曇明輝築室曇峯之麓募址建大
殿二僧皆善吟咏署其地為八景曰曇雲秀色梅潤
清音雪嶺樵歌雲山塔影八華拱
峙九溪合流雁嶂摩空龍潭邃壑

定力教寺 縣南六十里二十八都舊名棲霞漢乾祐
僧志依建宋治平賜名定力院後改教寺

國朝康熙二年僧智有募建大
殿禪堂兩廊旁舍五十餘間

大安教寺

縣西一百五十步繡湖心之柳洲舊為尼

年建宋治平賜額大觀三年徐秉哲改為僧寺徙置今所有塔五級知縣劉同記大安教寺居義烏繡湖之上自宋迄今凡若干歲其佛殿傾仆主僧曇金始捐已橐併眾施以復修之煥乎一新殿之後有重堂扁曰筠雪者曇金藏修所也求詩人文士以著明其義一日予以公務過大安稍暇曇金請文為記予因詰之曰出家總持法席豈不聞無上正法不可思議直指心源何有文字今乃不此是務而猶規規於言語文字之末得無以敷文演義為念乎曇金曰非筌則無以得魚非蹄則無以得兔非文字則無以悟真詮之理幸勿鄙於敷文演義之說麗澤之益尚當於此焉是賴予惟生於幽林者筠也雨於窮冬者雪也筠之清塵莫能染雪之白垢莫能滓諸君子之詩文詳且贍矣第皆以筠喻筠之為筠未免涉於有形曷若以非筠喻筠之為非筠斯無形矣以雪喻雪之為雪未免滯於有相曷若以非雪喻雪之為非雪

斯無相矣無相無形則筠雪兩亡清白胥泯矣清白胥泯則塵垢俱淨諸識不牽聯矣諸識不牽聯則諸業不造作諸趣不輪轉矣諸趣不輪轉則覺性不昧而與諸佛無異矣是之謂如來藏中不畱朕迹者也

是之謂直指單提妙覺說於無上者也筠雪云乎哉文字云乎哉曇金其尚勉之正統甲子春三月初吉廬陵劉同誤訓導鄭憲塔記義烏縣治西百步許有湖曰繡湖湖之上有寺曰大安寶殿之後法堂之前有塔一座計五層高若干丈廣以高計五分而殺其四虛其中設梯以通上下層各有門外列欄檻可凭可眺遇歲時必然燒蠟炬會僧看誦經懺以為資福之場歷年既遠磚石崩壞榱桷朽腐欄檻傾折久乏以新之者邑之耆民陳永誠氏好善之士也年餘八十嘗有志於修理一旦率若子若姪若孫曾等指而謂之曰吾家世居湖水之南以善行見稱躋乎壽考者固非一二之可計矧斯塔近出吾居之後為繡湖之壯觀邑人瞻仰有以轉其遷善避惡之機昔嘗有神題其上曰明年湖水清必有應之者至期湖果

清有龔其姓應之其名者中魏科以符前題之兆自時厥後屢有湖清之應其妙又有關於人材之出處非細故哉今不重加修整必至傾廢則民何所瞻仰以興其好善之心而神題之跡亦將泯滅無聞於後矣於是遂傾家貲貨木石鬻磚瓦鳩眾工崩壞者修復之朽腐者更易之傾拆者補葺之上新興工於丙申年欄檻下而柱石版壁牕櫺莫不一新興工於丙申年二月甲戌日至四月終竣工計其費若干縉寺之道人道福謀於主僧會事景昱曰塔既成不可不記來徵言於予嗚呼世之昧者徒以貨財自蓄籌算出入日不暇計雖錙銖亦不妄費甚而至於強恃其強勢倚其勢刻取於人以肥其家九欲永傳於子子孫孫以世享其利而不知旋踵之間復為他人所有而與積善以遺子孫者其相去懸絕如天高而地卑耳若陳氏之輕一行一皆當其可私意一毫不所於心俾積之則一冥之中雖不期其報而報自至則身其康強德於逢吉者固不在彼而在此也陳氏之後來者能

以永誠之心為心矩護自度而用志於學將有復致神題湖清之兆以紹前聞之美而張大其好善之報豈獨為今日之美談哉予復推是而記之俾來觀者知所感發焉

香山教寺

縣西二十五里梁天監中西城嵩頭佗僧建

聖壽禪寺

唐名龍壽禪師鳳林開山宋治平二年賜額元至正二年重建明洪武十年創閣永

樂元年僧智旻正統八年僧普洽修邑人黃潛記聖壽禪寺在義烏縣西四十里故號龍壽宋治平中乃昇今額大觀間更為十方禪寺歲久弗葺椽棟毀墜落拔級夷敗屋數楹不蔽風日荒基斷礎四顧寥寂盛衰固若有時而山川之勝初無古今之異特以地勢僻絕非尊官富人輒跡之所及而其徒蓄縮不自振日益散落雖遭逢聖教興行之世莫有以為意者泰定二年秋千巖禪師來自錢塘愛其岡巒秀潤泉清水深始度隙地結茅而駐錫焉縑素之侶嚮風全集座下者恒數千百人至無以容其居給其食僧

法聰德超慨然出山叩諸有力而好事者於是齊郡
 太夫人張氏首捐金為買田若干畝有奇里中一二
 大家樂聞之爭治材篋以復其故宇佛殿則樓君如
 浚山門則樓君一德法堂則翁君弘道觀音殿則張
 君道典皆獨任其費妙相中嚴威神外護安奉有儀
 辰華簪蓋器物之須設置如式且各助以田二十五
 畝有奇既而一德之子天與天澤為作僧堂同郡善
 女徐為構鐘樓吳氏王氏為蓋齋庖僧清雅尋集施
 者範銅以為鐘由丈室至左右兩廡庫庖之屬則合
 眾緣以成之效奔走經營之勞以創塔院者尼壽寺
 造漏室圓樓者僧德義也禪師之來凡十有八年而
 其法之所宜有者靡不畢備規制之廣則視舊有禪
 禪師為而不有擇叢林中德行完潔者俾之住持示
 其付託者亦能負荷而無所係吝不久執謝事而退
 自壞空成公無用貴公東白昇公絕照親公龍門者
 公無礙了公逮今滅宗繼公已七傳矣繼謂予曰
 吾教中聚沙積土無非佛事法施財施事在人心
 為我並誌之於石庶幾來者不昧所自爾庶有以好

稱焉予聞禪師以單提直指普對羣機不起於座而
 道價之重傾動遠邇宜其以壞為成無難也有能於
 禪師之道一念淨信舍諸所有而不自以為德豈易
 然哉庸因繼之請撫其所述而悉著之使刻焉禪師
 名元長俗姓董氏說法嗣幻住本和尚云至正五年
 秋八月庚申祕書少監黃潛誤 郡人宋濂記烏傷
 之墟有山鬱盤名伏龍山山巔有寺號為龍壽宋治
 平中又更聖壽寺廢已久莽為荆榛元泰定末有大
 導師千巖長公飛錫而來從者如雲一彈指頃幻成
 樓閣導師示寂後十二載比丘如海來補其處四眾
 悅服如公在時十二時中常作思惟念口所宜十二
 分教受持之者發明自性此烏可闕乃與勤舊良杞
 是圖西往姑蘇叩詣檀度所施白金數將十鎰奉以
 為贄於福嚴寺請致毘盧大藏尊經滿六百匝稠載
 而歸鄉之善士至四三千奔走往迎爰自山麓以達
 殿堂約三里所夾道耦立各合掌次第受經而傳遞
 之縱橫錯綜無弗及者琅函既登頭面接足禮佛而
 退海之與杞又復思惟有經無閣與無經同何以自

表啓人敬心孜孜持曆徧走民間欲聚銖黍以成丘
 陵祀弟德鄰素樂真因盡心化導惟日不足又有僧
 修宣勞其間歷七年久始見功緒乃徹舊堂載築載
 營均齊合度無有傾侈於是命工伐木於林琢石於
 山造陶于原鍛鐵于冶總總林林不戒而趨而其梓
 人曰陳新民亦絕葷肉率眾澁役國朝洪武龍集丁
 巳陽月斯屆其日乙卯始奠梁楹閱六十旬乃訖厥
 功閣做五間其高七尋周以明軒觚稜飛甍尾衝
 霄猶如化宮影落天半中像大悲具千手眼左右千
 佛飾以黃金種種莊嚴華侈勝特東西相嚮列以長
 龕攢布度格妥至諸部素恒覽藏毘奈邪藏阿毘曇
 藏其爲功德微妙難思刊定因果窮究性相垂範四
 儀嚴制三業研真顯正覈僞摧邪無所不具無所不
 感有信禮者如聞世雄出大音聲天風海潮震盪空
 際一歷耳根萬劫不磨重閣之下仍設高座演說妙
 法以聳人天龍鬼之聽遐邇之人來遊來瞻舉手加
 額歎未曾有海復來謁請述記文用告來者是續是
 聳永久不壞我聞法藏總爲五千四十八卷以別記

之凡六百億三萬一千八百八十八字之多於一字
 中各有點畫於點畫中各備形聲是名爲字積字至
 於三百四百或千萬言是名爲經積經以至恒河沙
 數無有窮極悉會于一是名爲心譬之於佛自一至
 十自十至百自百至千千佛千身於一身中各具手
 眼是名爲佛一有不具于相則乖大悲悲父一佛身
 用表于身示現神變出于手眼顛倒捧執靡不如意
 是名大悲大慈之道是名法藏或微或顯一越一心
 心外無法法外無物于佛各具不見其少大悲通具
 不見其多此何以故清淨海中微塵刹上佛身充滿
 無有限域天地日月河山草木飛走游泳洪纖高下
 有情無情或出或沒在佛身中舉無外者雖其手眼
 至那由他及無算數亦不見餘况止一千由此而觀
 手眼周徧於虛空界不見一隻亦猶契經充塞宇宙
 不睹一字無體之體無文之文終日呈露徧照十方
 斂藏于密初無一髮苟以凡情妄加度量如刀割水
 非狂則慧金華居士逢此勝緣驩喜踊躍記閣成事
 意有未盡復說偈曰我聞善慧師善巧度迷憐建立

大機輪中含三乘教運行繞一周功與持論齊後代
 踵遐軌嚴飾日益勝黃金暨丹砂旃檀聚香等合成
 大寶藏湧現瀛海中大龍負之出天魔鬼神衆手持
 刀劍具護法禦不祥苟一撼動之循環不復停光色
 聲香類一相奮軋如談苦空義聞者得殊利誠以
 寶輪轉衆法與之俱法轉心亦轉頓悟在刹那此以
 何因緣乃獨尊閣之膠執於一隅森列衆星此如如
 屹不動曷以發羣機其於立法初寧不稍乖違當知
 一切法本來常寂靜靜為動所基非靜動奚壽動靜
 俱泯始不為鏡轉來升斯閣者日見衆寶函周遭
 遂心施不翅風雨疾回視他轉輪昭昭涵萬象清淨
 若此水毫髮不動搖方知非動靜不受有相攝若人
 以相求執燈入寶山竭力若窮探得一而遺十紅日
 行中天衆寶咸見前一覽心日了無有隱遁者此豈
 術奇因本為相縛故我今稽首禮作此法藏偈千佛
 為證明同歸大悲海洪武十二年歲在己未冬十一
 月朔日宋濂撰 附學士亭在寺南 方孝孺說
 洪武十年春翰林學士承旨金華太史公年六十一

入請致其仕天子憫公齒德兩尊不可久勞以位賜
 金幣詔歸浦陽明年冬烏傷聖壽寺住持如海乃作
 學士之亭于寺南越十月亭成初公在至正中值世
 亂隱約山林間時聖壽有千巖大師者閱辦善談論
 喜與縉紳遊公時時過之與語連日夜不休所談說
 皆天下名言其後大師卒後四海大定公應聘出
 自江南儒學提舉凡十四遷至今官而歸歷十七年
 積階嘉議大夫以寺為公所曾遊故作斯亭公之文
 章多刻在焉援居謁歐陽永叔故事從公遊請記之
 嗚呼賢者之生夫豈徒然哉其生也蓋將贊天地之
 化鳴陰陽之和樹勳于國家流德于生民山川草木
 皆光被而潤飾之以竝傳于後世然而不常出也當
 其在世也天下之人蓋有欲一見之而不可得者也
 况事之乎事之且猶不可况為其同郡之人乎苟同
 居于一郡至榮矣况其杖屨來遊乎此又得其文章
 而刻之以傳則與公同不朽矣其幸不尤大乎然苟
 無作以表之則幸者止于一世耳後之人何考而知
 之哉此作亭之意也雖然亭不足為公重輕也公事

功著冊書文章徧宇內海外之國傳而誦之者相環也公何有于亭哉然烏傷公之鄉邑也鄉人子弟歲皆至寺觀斯亭曰我太史公之亭也已而有思曰我公何以獨若斯哉我何敢不學寺之僧觀者曰此太史公之亭也又觀大師之名曰世之為僧者亦多矣大師何以獨著哉我安敢不激昂而進修鄉人子弟皆知為學為僧之徒皆知有以激昂進修則民俗厚矣善俗而化民賢者之所願也豈非公之志哉因斯亭以淑後之人如海之功豈不遠且深哉既獲事公又得記公之事以告來禩前所謂幸之尤大者豈不足方之古人公姓宋氏某字某大師諱元長干巖其號也普應國師之弟子云○按學士濂尚有干巖禪師增銘載於後寺自如海後師響久絕至國朝康熙二十年平陽天嶽禪師本晝嗣元顛住此二十九年元泰繼之祖燈再燄寺故有干巖禪師所遺田甚多積經轉鬻今所餘惟三十畝

上清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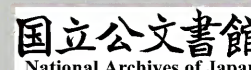
縣西四十里後唐清泰三年僧澄皎建宋天聖三年賜額資聖院洪武二十四年復改今

額尋廢僧佛銓募檀越沈孟和等重建

景雲禪寺

縣北二十五里在稠巖下唐稠錫禪師棲真之所宋景德四年知州張庶凝請勅景

德院俗呼下巖寺周希古記婺星靈粹應東陽郡也郡屬邑烏傷為最邑也邑外勝境稠巖院也有唐稠錫禪師棲真之處宴坐一旦忽有異聞以三昧觀照知俗緣未斷乃叱巖樹為之開脫寄三衣樹合如故於是往酬多生業累已復來叱樹取衣披挂為大沙門隱於其間終不知所之也厥後繼襲住持香燈不絕迄至於聖宋御極率士歸化象教以之勃興真風以之廣布淳化中遠近士庶緇玄迎請山主長老重關玄關載光慧日趨邁前古規準成矣景德四載郡帥清河張公庶凝通理清河張公文炳布政求治革故惟新詢稠巖徵應之始嘉今來改制愈於前躅有斯善績乃亟陳章奏聞於天聽降勅賜景德禪院為名焉大殿一座一間兩廈中塑釋迦文佛侍衛共七軀相儀具足金彩彪炳瞻禮者心目虔虔不能捨



昭感如是乎法堂方丈僧堂廚庫三門行廡皆從新
締構而周備耶虹梁輻輳鴛瓦鱗差蓮捧柱而聳藥
櫺翠幕扉而映欄楯惟奇鏤巧宏麗以之冠剎院前
臨廣陌環遶層巘松篁森森而茂密雲烟澹澹而交
映非形勝何以彰其名非道高何以樂其居蓋瀟灑
爽塏無以加焉長老法名志延福州長溪人也族姓
陳稚年割愛入雪峯山禮真落髮暨弱冠受具足戒
善根夙植道器早成性中薰五分之香言下洞三乘
之理承嗣齊禪師法眼得心地印頓悟真如遊方適
乎徇請是斯勝跡圓成寶坊得憩錫幽棲之處也闍
救度門坦正覺路後猊座上永振師子之音菡萏臺
前威仰象王之德謂不可思議耶由是廚豐香積堂
滿玄侶叢林家風抑亦煥乎院側檀那信首皆秉善
性共發道心曩昔之會作因緣今生獲大福德聞言
誘化羣心悅隨成就良因皆夙會中之契合也門弟
子善琚善資善欽等稟師教授依法修證竭運用之
機綱紀有裨於善乎然一方基構百劫津梁居郡邑
之下非朝廷僚屬授佛法付囑垂惻隱而覆護則何

以其報皇恩同資聖壽美善之稱不誣也余私命通
理在公之暇詢彼興修驟成靈刹良多嘉仰寧無紀
述言愧不文直爲銘曰彼修之李有唐之初稠錫
禪者出世深居靈變莫測混狎無拘隱化何往遺跡
空餘蔚志延師重光慧日道逢聖宋文皇御極勅改
稠巖賜名景德宥構成規諸方取則開正覺路入善
教門克成因果永濟塵焚外憑十信上報四恩不遷
不易嘗住嘗存月殿虹梁雲堂朱牖實爲宏麗堪作
奇巧任力成功助福崇壽故勒貞珉永保悠久宋祥
符五年九月十一日記宗澤景德禪院新建藏殿
記夫百億妙門三藏爲總大哉利生之本不可得而
思議也如來出世以大士因緣示悟衆生由一道清
淨用一音演法機感不同而所聞亦異故五時五味
半滿權實圓機定假之義播列諸部星躔霞布沒世
不能誦其文終身不能發其蘊於是彌勒大士闡大
方便聚諸經以歸三藏使流通教典盡載一輪塵沙
法門同歸一揆倘衆生信而揚之則不須朝講暮習
於彈指頃間含受法要神怡神悅蕩釋諸苦發探蒙

愚展廻聾瞽復性命之真救迷妄之失可不謂無窮之利乎烏傷之北附縣一舍有院曰景德肇荒於唐山主琳師始建經藏寫經律等僅一百函師歸寂缺而不講越治平二年院之徒契湜徧募士庶經滿其數置函五百成卷五千有八星環金晃墨寶珍嚴燦然煥赫顧舊藏不足以容時竊景慕至元豐中居士葉詵崇信佛法誠謂長者一旦發念出家聚材僱工作轉輪以廣其度住持沙門契海又化檀信益為經理其屋十八楹越二年畢乃告成隆廈廣濶飾以珠貝華輪盛麗負以虬龍窮極雕繪間錯文藻內外一新遠近信仗四方之人皆得轉輪是猶振風之過眾竅甘雨之成百穀然後美根長固惡蔓除滅芬芳嘉實皆得饒益設有下愚至賤之人若見若聞或瞻或禮隨其根莖各有所潤譬夫饑者入太倉觀夫穀粟雖未得食固知可以飽其饑矣病者之藥肆觀夫劑料雖未投藥固知可以療其病矣以此法味永施眾生則饑能充而食難盡病有止而藥無窮究其旨歸何須外求周旋於方寸運動於日用從容中道左右

逢源動無所牽止無所累行無所遮奚俟輪哉今觀葉氏所謂藏者如是如是至於布琅函列朱軸誠為除眾生饑病方便法也

智度教寺

縣西四十里五雲山唐智忍禪師修行地大順二年僧彥休過此里人建院名臥雲吳越錢元懿為婺州刺史建殿成五色雲見因名五雲宋大中祥符間賜額智度院後改寺正德僧如壽有戒行後僧景貴明鐘住持邑人徐僑詩黃雲不似五雲深隱隱回還坐此林巒阜幾重遮入路龍岡百里護來岑單僧憐汝喧魚版漫叟便余玩鶴琴茶罷策筇無箇事登高肯復一長吟

延壽教寺

縣北二十五里舊名仁義道場晉賜額延壽院後改教寺

法會教寺

縣北三十里舊名龍華漢乾祐元年建宋治平二年賜額法會院後改教寺有鐘樓

方丈并放生池廢於兵燹
國朝順治十五年僧達如輩重葺白縣知縣武尚儒清

出寺田九十餘畝

永明教寺

縣北三十里稠巖上唐稠錫禪師道場咸通八年建號永安宋治平賜額永明禪菴

俗呼上巖寺久廢明崇禎間僧寂德重建

國朝康熙二十年僧寂闇捐建大殿禪堂山門各三間

廊舍二十餘間

興善教寺

縣北四十五里舊名龍祈唐咸通八年建宋祥符元年賜額

永平教寺

縣東北一百五十步宋宣和間寶月大師梵淵募檀越樓氏即大安寺故址創建因

得茗平山鐘遂名茗平院紹定三年更永平後改教寺久廢

國朝康熙十六年知縣辛國隆捐葺僧永明募址建大殿大悲閣香積廚祠知縣于漣於殿東位國隆於闕

延福教寺

縣東北一里金麟山側宋嘉熙四年僧智真建寶祐六年請額金麟延福禪寺後改

接代教寺年久而頽明萬曆五年護印記僧成育重建

慶壽教寺

縣東北五十里獨秀峯下晉天福四年僧崇敬創名慶雲院宋治平賜號改教寺

普濟禪寺

縣東北六十里金麟山塢中唐大順中僧師哲置名報恩院後唐長興三年僧曉悟

重建後改今額

來山寺

縣西南二十八都僧處見建禪堂大殿山門

東江接待院

東江橋初知縣薛揚祖創石橋有安福院僧結庵於此力相其役橋成因名

興教院

縣北七十里舊名興福宋建隆中建

普渡禪林

西江橋

東江菴

華光菴

二菴俱縣東三里

興隆菴

縣東三十里五都

國朝順治初

僧達如建

獅林菴

縣東三十里五都

國朝康熙元年

僧深泉捐建

新塘菴

縣南十里

修智菴

縣南四十里

止止菴

縣南二十里天公山一在和溪白雲宗僧居

雲黃菴

縣南二十五里雲黃山頂舊名七佛菴明初更今名有七佛閣梁傅大士行道塔七級大

小三座塔前有鐵樹枝葉剝落一幹做立膚理不腐頑墨如鐵廢永樂間僧如松里人丁彥明重修塔宇

國朝康熙戊午八月二十七日夜怪風中塔什王禕菴銘烏傷南鄙有雲黃山我聞在昔善慧大士彌勒

應身化度羣生於此山頂勤修善行先後七佛一齊行道有雲黃色圍繞覆護是故此山名曰雲黃其卓

錫處故迹宛然復九百載厥有比丘是名妙珍諸上善人同會此處依昔故迹創造菴舍架巖為宇土木

堅好中像大士莊嚴供養而於其旁宴坐食息比丘有言我等於此敢求安隱惟昔如來日中一食樹下

一宿惟能如此故能得道今我於此亦復如是邑人王禕來此菴中間比丘言歡喜贊歎合掌恭敬而說

偈言惟佛生世間本與衆生同云何而名佛一切惟心故人心如虛空光明妙不測四聖及六凡此心實

互具隨心之所念卽已趨其界心苟欲作佛卽已成
佛已所以者何故佛我心所具一念能堅固云何不
作佛我旣成佛已依報及假名衆生無情物亦皆能
作佛所以者何故我與衆生類一一具佛性苟我已
作佛孰有非佛者心佛與衆生夫豈有差別昔善慧
大士願力甚廣大衆生被化度悉皆成佛道今我與
爾等同預龍華會大士之所誓各各宜精進精進勿
外求求此心已足如不信我者請誦心王銘是銘大
士說就以
銘此菴

福田菴

順寧菴

二菴俱縣南二十五里

西菴

縣南二十五里二十五都雙林殿西康熙十年行僧松月建月能詩日事吟咏有雲谷草

下強菴

縣南二十五里

孝友菴

縣南五十里荷花塘山蟠朱邦達建

天龍菴

縣南六十里

會善菴

春暉菴

二菴俱縣西十五里

普明菴

縣西三十五里

龍山墓菴

縣西三十五里賈文江文隆建

苦竹菴

縣西四十五里在苦竹深塢中

永福菴

縣西四十五里

堰西菴

縣北二十里

長岡菴

縣北二十五里

鎮迴菴

縣北三十里古菴順治十二年重建

西麓菴

縣西南二十五里

慈航菴

縣西南四十里以施茶

湧巖菴

縣東北四十里康熙元年僧海賢建

化城菴

縣西北二十五里稠巖之東

白塔祠佛堂

縣南四十五里

福惠堂

縣西四十里

觀音堂

縣西四十里廟拱辰門外一里許

玄真道院

縣南十里青巖山中元至正初里人俞仕亨建

伏魔道院

縣南二十里雙林鄉小崑崙山下蒲潭上元至正中道者王子華建何傳記距菴

松山之西不能十里許有山隱隱然而特起者曰崑崙崙延袤可五六里山之麓而花木暢茂泉石清奇於是王君子華擇尤勝之地構修真之所凡若干楹已而龍虎山張真人聞而美之因為揭其顏曰伏魔道院掌山陰縣事致仕叔誠王先生首為之記諸詩人之秀者又交為篇章以導揚之而爛如春錦燦若貫珠固已足矣其孫逢源來求予為序予弗固辭而勉之

言曰道家者流有能修身而養性者有能噓雲而禱雨者有能捕捉鬼物而伏魔者若夫鞭霆走電驅魁御龍其豈非禱雨而濟斯民者乎與夫運用元神召役靈顯以捕捉鬼物其豈非伏魔而安斯民者乎其或晨興而盥漱畢焚香一炷朗誦五千言饑則啖交梨火棗以一心為太極以太極為金丹則又為修身養性也矣於斯三者逢源果兼而取之逢源乃稽首肅容而答曰固將植四海棠殫力而進進請書以為序

附廢寺觀

惠峯禪寺 縣東二十五里後唐天成元年建名三山宋治平間賜今額

法惠禪寺 縣南十五里梁大同六年僧法惠因傳大士擲其鐘於此人為立精舍名滴水宋大中祥符元年賜額法惠院後知縣徐秉哲改為十方禪院寺前有聖鐘潭舊志別載潭省入此

光明教寺 縣南四十里晉天福七年建宋大中祥符元年賜額法興院明洪武二十四年改今名金涓詩梵王宮殿倚崔巍積翠繽紛圖畫開啼鳥避人穿樹去老僧迎客下山來裁詩石徑書青竹散髮雲林臥綠苔自識箇中幽興熟杖藜何惜重徘徊

僊山教寺 葛仙山下唐乾符二年建邑人楊忱中記

崇慶教寺 縣南五十里宋紹興初普覺圓照大師曇菴曰大同咸淳讚築庵於此以醫濟人金華潘良貴名其元年改今額

禪明教寺 縣南五十五里宋開寶僧道明建治平二年賜額禪明院後改教寺

崇福禪寺 縣西二百步後唐天成中建號報恩宋大中祥符間賜額

淨明教寺 縣西十五里晉天福六年邑人吳氏捨建宋治平間賜額

廣愛禪寺 縣西十五里唐末僧永清建後名典慈宋大中祥符間賜額

妙相教寺 縣西三十里舊為尼寺宋宣和三年僧了基請為僧寺

雲門教寺 縣西三十里元至二十五年建名雲門菴院

披雲教寺 縣西四十里唐咸通五年建

萬壽教寺 縣西五十里唐太和七年建咸通間賜額萬壽院後改教寺

護法教寺 縣西五十里周顯德二年建宋治平間賜額護法院後改寺

滿心教寺

縣北一百八十步唐貞觀間泉禪師建舊名宣化成通九年更聖化宋開寶間賜今

額宣和中寺僧募鑄鳴鐘今懸學明倫堂西序邑人宗澤鑄鐘記如來以大悲心欲令眾生于十二時中因耳所聞生利益見不為欲所沈迷不為邪所障蔽斷除惡念滋種善根於是建置洪鐘以時撞擊俾有識無識虛懷聽受隨所聞聲夤緣入道譬如雷霆蟄驚凡牙甲昆蟲悉皆感悟所以者何日將旦羣動咸作奔趨爭逐擾擾競前於是驚之廣令眾生起戒懼心暨至食時餓火煎迫噉涎貪噬腥膻無厭于是驚之廣令眾生起齋潔心日之方中交易為市矜智嚇愚籠絡利已於是驚之廣令眾生起方便心昧谷斂昏陰邪氣盛一念差誤為盜為淫於是驚之廣令眾生起畏懼心至夜未央神識俱晦夢想顛倒莫覺莫知于是驚之廣令眾生起修省心人之云亡氣魄隨去俛俛冥行莫知所趨於是驚之廣令眾生起歸依心如是一等心悉由中起念念不絕證無上緣因知眾生因鐘以聽其聲因聲以攷其意因意以明其心

因心以會其道如來所遇思弘濟人滿心古精刹也形勢盤礴據湖山之勝舊雖有鐘形度瑣小發響無急無春容韻寺僧有宗徧募檀越弋陽主薄葉天相捐財倡之寺眾環喜和者杏至於是大體均模采是氏法規天地以為爐翁陰陽而鼓氣回祿騰飛飛廉助威耀熠璀璨融燥銷液神施鬼設一瀉而就頂蟠蒼虬雙蛇均擲徽以金索懸置擊之隱隱闐闐滿虛空界應四生六道湍滯幽冥聽此法音悉皆解脫茲勝事也樂為頌云人得自身不自愛重貪殘暴甚長惡弗悛劫劫輪迴歷盡苦報如來悲憫以鐘代言俾眾生聞之驚覺省悟隨聲懺悔益滋善根予適宰官代佛宣說願咸諦聽無量無邊宣和六年十一月記黃潛法堂記浮屠氏之居在吾鳥傷者四十有八唯滿心為寺據湖山最勝處南距縣廡百八十步而近歲時祝釐與凡禱禳之事咸集焉縣大夫率僚屬備服就位稱萬壽已必聲鐘伐鼓合諸名山大比丘之上首而推其警敏辨慧無礙者俾舉揚乎師說以啓天人龍鬼之聽學徒得持所聞用相叩擊環者動

百千人非有崇階廣霽穹座邃筵則說者不嚴聽者不肅不嚴不肅則不足以契感通之妙而昭報上之誠其演法之所豈餘列刹比哉主是山者以甲乙相授受至普澤師什者必興缺者必具獨法堂未有所改作以梁間題識驗之歲行十周天矣懼愈久且壞乃與其徒蘊蓋撤而新之地之亢爽不殊於昔而棟宇之偉麗宏敞視舊有加堂之後又增創重閣妥故所奉普賢大士以至順三年春某月庀事夏某月訖功市材爨僦匠傭總費錢若干緡出于師與謚者什九而惟祥智慧洎里中十數大家之爲助當十一程督勸相則卽傳悉力焉蓋寺產素薄師雅不欲飛奇鉤貨以病民而一以身任之謚亦能不爲黍稷計惜竭已橐倡衆以成師之志往來之人第見夫丹農翠桷隱顯於水光山色烟雲掩霽間而莫知其爲役之殷也按圖經唐武德四年嘗卽縣置綱州七年復廢州以爲縣寺實州署故址建立之歲月靡得而詳其宣號宣化咸通九年更號聖化宋開寶五年始易今額而猶以綱名其山者襲州之舊也潛旣爲記堂之成而寺之本末前無所登載并記之潛他日歸休故廬望鴛鷺行邈在天上幸獲從里父老拜舞退而登斯堂庶幾踏優曇鉢華之一現而於其爲法或與有聞焉茲不敢緣作記勦說而僥言之也 鑄鐘記古志入稅文以寺觀下槩不載文也舊志亦入稅文今改載此

淨居教寺

黃檗山下唐咸通八年雙林僧令涉開山創建廣明二年賜號寶勝宋大中祥符中

賜額淨居院明嘗更爲教寺所遺有石羅漢縣尉段子昂有記黃潛碑記黃檗山在吾烏傷北望之森然其起如鶩其伏如踞其支而出也如趨如附亘二十里靡迤而不絕抵縣治乃已由山之趾緣修蹊而上磬折行清池古木間至其腹重岡沓嶺周如四壙則又窈然而深有佛廬曰淨居唐涉公禪師行道之所也先是山皆榛莽豺狸蛇虺以爲窟宅樵蘇之迹所不通涉公以雙林緇錫猥衆欲去喧而就寂咸通中始來隱于此結茅自蔭宴坐盤石上人無知者久乃得棄蔬澗水濱遂相率訪求之旣見而高其行爲

闢地治棟宇如其宅浮屠居且白狀于刺史以聞賜寶勝額宋大中祥符初易今名景定末大比丘珏公以癡公嫡嗣領天下第一山理宗甚尊禮之故其境以人而益勝子兒時避兵山旁民家屢往憩焉仰視殿堂丹采皆黜昧父老指石羅漢云相傳池水嘗夜出光怪因得此像十六及石磨一或以爲廬山歸宗寺故物莫知何以至此又指前鉅閣云此御書閣舊藏理宗所書荆叟兩大字荆叟珏公自號也後予游宦四方不能數造其處屬者偶過之則文拱華棖晃耀林谷中前嚴金相後列玉函花香物品備完無闕上人法暉揖予而言曰暉少得業是山今老矣大懼無以續前人之緒遺營積累殆十星霜佛殿則創於大定元年之十月藏殿則落於至順三年之二月僧堂兩廡次第畢新蓋其材則因山之良食則取歲之美不足則繼之以衣孟之私雖未嘗持簿走民間里中好事者捐錢爲助亦弗拒也竊不自揆將馳書謁辭以紀歲月而辱惠顧焉敢遂以爲請嗟夫今之爲佛學者方務飾空言以相高凡塔廟之奉數於非道

之所存而不以屑其意上人乃能達理事之不二汲焉扶植振起之豈非難哉予觀茲山土堅石秀水無暴湍杉櫨松楠竹箭之產茂美而悅澤清淑所鍾固宜代不乏人高山仰止涉公之行業珏公之名德未墜也綢繆牖戶上人之功曷可以弗嗣乎書而歸之俾刻諸石庶來者有槩於心而益致其力焉爾其徒相是役及施者之名氏具列于石背云邑人黃潛誤

鷺峯教寺

縣北四十五里舊名靈鷺唐咸通八年建宋治平三年間賜額鷺峯院後改教寺

永福教寺

鷄棲山下梁乾化三年遷龍祈山安貴院建置於此宋治平三年賜額安福寺後改

爲教寺

迎祥接待寺

鷄棲山下本張氏菴崇福院僧普輝改建更今名

資聖教寺

縣北六十里宋建隆元年建名資國治平間賜額資聖院後改寺

瑞峯寺

縣北七十里唐光明三年僧惠明建舊名和峯院宋治平間賜今額

福田教寺

縣東北五里唐咸通中創建宋天聖間重建改為教寺

崇德教寺

縣東北三十里酥溪上唐大中二年法輪大師重雲創建名東巖宋改崇德邑侍

郎宗澤請海長老住疏伏以萬法本空一性圓寂然花鷲嶺會齡一笑之瑕面壁少林猶病多言之失必也忘真俗之二諦泯色空之兩塗自非圓頓之流曷致機筌之用某人長老洞明宗旨深達祖風始出世於治平實印可於法湧遂藏密旨棲心彌勒之道場重振宗乘示跡法輪之古刹人天共集凡聖瞻依會須振領提綱十方坐斷若也超佛越祖一線不容除是慣戰作家能具正法眼藏既登寶座願振潮音俯狗眾情無煩退託舊志作崇福

興化教寺

縣西南一百八十步晉天福中僧義歡建宋太平興國七年賜額

貞如教寺

縣西南一百八十步吳越錢氏會同十年建宋治平二年賜額貞如院後改教寺

白鶴禪寺

縣西南二十五里本留氏宅梁傅大士娶留氏女妙光為妻即其宅雙樹樹下結菴

居止嘗有雙白鶴翔集後建道場故號

香積教寺

縣西南三十里梁大通四年智者國師在鐘山夢故居朱門白壁因請以宅為寺名

本生又名荷恩宋大中祥符間賜今額

靈峯院

縣北四十五里唐咸通八年建

開元觀

縣東四十五步朝陽門內本婺女星君祠宋紹興二十九年知縣葉蕃清道士李大年改

立為觀慶元二年賜額洪武二十六年歸并以下宮院立為叢林正統九年知縣劉同重修三清殿以上俱廢舊入古蹟次卷十九今改附此

附塔墓

梁傅大士墓

雲黃山下吳越王錢弘佐遣胡進思來取遺骨啓葬之日有雙虎據牆吼是夕

大雨雷電震動幽谷及行雙虎隨至鳳林鄉蝦蟆江阻水而廻

智者法師甄榔

香積寺前數十步智者窆於金陵獨龍山詔從都下載龍甄於故寺為榔

引魂以葬

附舊跡

雙林寺元昔尚有傅大士頂相舍利及耕具怕版上賜藕絲袈裟見吳萊集後無

附銘序

佛慧圓明廣照無邊普利大禪師塔銘

少林寺之道十一傳至慧照大師而別為一宗設三玄門演唱宗乘權實兼行照用雙至四方從者雷動海湧逮乎宋季其道寢微惠朗欽公起而任之豎大

法幢屹然為東南之標準廣濟妙公親承法印據師子巖建立死關鮮有升其門者唯智覺本公深造闢奧以大辨才通博無礙慈澤普滋編一切處其入室弟子以十數計若今佛慧圓明廣照無邊普利大禪師則其一人也師諱元長字無明一號千巖越之蕭山縣許賢鄉人族姓董氏世以書詩為業父諱九鼎母何氏晚而生師欲棄之嫂謝氏鞠以為子七歲即就外傳諸書經目輒成誦出入踏矩循履有若成人其父喜曰是子當以文行亢吾宗乎師之諸父曇芳學佛於富陽法門院欲乞師為嗣謝氏不許未幾師遭疾甚革謝氏禱於觀音大士曰佛幸我慈俾此兒不死令服灑掃役終身禱已師汗下而愈遂使從芳游時師年始十七益求良師友摩切九流百氏之言已而曰此非出世法也復從授經師學法華經至藥王品就問曰藥王既然二臂曷為復現本身邪授經師異之年十九薙髮受具戒走武林習律於靈芝寺律師問曰八法往來片無乖用何謂也師曰何不問第九法乎律師曰問律而答以禪真大乘法器也會

行丞相府飯僧師隨衆入本公亦在座遙見師即呼
謂曰汝日用何如師曰唯念佛耳公曰佛今何在師
方擬議公厲聲叱之師遂胡跪作禮求示法要公以
狗子無佛性之語授之繼往縛茆靈隱山中雪庭傳
公名師掌內記師下筆成章五采交粲見者歎服俄
棄歸法門隨順世緣殆將十載一旦忽喟然曰生平
氣宇充塞乾坤乃今作甕裏醢雞邪復造靈隱跣跌
危坐脇不沾席者三年因往望亭聞鵲聲有省亟見
本公具陳悟因公復斥之師憤然來歸夜將寂忽鼠
翻食猫之器墮地有聲恍然開悟覺身躍起數丈如
蟬脫汗濁之中浮游玄間上天下地一時清朗被衣
待旦復往質於公公問曰趙州何故云無師曰鼠食
猫飯公曰未也師曰飯器破矣公曰破後云何師曰
築碎方斃公乃微笑祝師曰汝宜善自護持棲遯巖
穴時節若至其理自彰師既受付囑乃隱天龍之東
菴耽悅禪味不與外緣有一蛇日來環繞座下師爲
說三歸五戒蛇矯首低昂作拜勢而去師自是聲光
日顯笑隱訢公方住中竺法席力薦起之江浙行省

丞相脫歡公時領宣政院事亦遣使迫師出世師嘗
不聽居亡何諸名山爭相勸請師度不爲時所容與
弟子希聲仗錫踰濤江而至烏傷之伏龍山見山形
如青蓮花乃卓錫巖際誓曰山若有水吾將止焉俄
山泉溢出作白乳色師遂依大樹以居實泰定丁卯
冬十月也初伏龍山有禪寺號聖壽其廢已久當師
入山時鄉民咸夢有異僧來遂相率登巉巖披蒙茸
以訪焉見師晏坐不動各持食飲之物獻之邑大姓
樓君如浚樓君一得各爲伐木搆精廬以安師尋因
舊號建大伽藍重樓傑閣端門廣術輝映林谷內而
齊魯燕趙秦隴閩蜀外而日本三韓八番羅甸交趾
琉球莫不奔走膜拜咨決心要留者恒數百人至有
求道之切斷臂師前以見志者師各隨其根性而爲
說法譬如一雨所施小大根莖悉獲沾潤王公大臣
嚮師之道如仰日月名傾朝廷三遣重臣降名香以
寵嘉之江淮雄藩其若宣讓王則下令加護其教若
鎮南王親書寺額賜僧伽黎衣及昔應妙智弘辨禪
師之號帝師亦再降旨俾勢家無有所侵凌仍更號

日佛慧圓鑒大元普濟大禪師資政院又為啓於東
 朝命朝臣製今號并金襴法衣以賜焉至正丁酉夏
 六月十四日師示微疾索浴更衣會眾書偈云平生
 饒舌今日敗關一句轟天正法眼滅遂投筆而逝春
 秋七十四夏五十六是日午時其弟子德亨德馨等
 用陶器函蓋奉全身瘞於青松菴悲慟哀戀聲撼巖
 壑太師中書右丞相脫脫公建大壽元忠國寺為皇
 太子祝釐之地欲奏起師為住持適有自江南來者
 言師示寂乃止師疎眉秀目豐頤美髯才思英發超
 越醜夷頃刻千偈包含無邊妙義得其片言皆珍襲
 寶護惟謹語錄若干卷和智覺擬寒山詩若干首皆
 刻梓行於叢林世之論者謂師踐履真實談辨迅利
 或無愧於智覺云濂初往伏龍山見師性言如奔雷
 時濂方尚氣頗欲屈之相與數千言不契兩退越二
 年又往見焉師問曰聞君閱盡一大藏教有諸濂曰
 然曰君耳聞乎抑目觀也曰亦日觀爾曰使目之能
 觀者君謂誰邪濂揚眉向之於是相視一笑自時厥
 後知師之道超出有無實非凡情之可窺測因締焉

方外之交垂三千年其激揚義諦往來尺牘之在篋
 笥者墨尚濕也雖纏於世相不能有所證入而相知
 最深銘非濂為而孰宜為之銘曰 天目巖巖中設
 死關豈無來者望門而還言言智覺仗劍深入師子
 長號百獸咸蟄伊誰嗣之惟千巖師彼碩者鼠爰契
 我機一錫行雲遯藏空谷明珠自護不受人觸世雖
 不聞靈蛇先知矯首聽法為說三歸我將辭名文彩
 或露足踏飛濤一夕東渡龍峰鬱環如青蓮花我棲
 其間指樹為家兆諸所形執日無象有來舛舛且饒
 且餉化彼草莽為梵王宮金銀琉璃絢爛太空四方
 風動無不稽首師我檀度願垂攝受羣聲正酣晝夜
 沈冥法音方振萬耳皆驚璨璨珠璣噴落人世神鬼
 莫窺天龍交衛有寵自天錫予便蕃金衣寶熏耀于
 祇園外護之嚴罔敢干合慧照之宗於斯為盛乘化
 而逝人天慕哀妙相如如初無去來既無去來何有
 增減太史勒銘以照玄範金華宋濂撰○按黃潛記
 泰定二年秋此泰定丁卯十月是四年冬○師嗣為
 萬峰時蔚禪師清隱德馨禪師絕照淨昶禪師如海

智旻禪師相繼住持本晝係十三世孫

寺蹟

白乳泉寺後圍五丈色如白乳
般若松元長手植一松誓曰此地般若若與吾松當
茂後為伽藍松亦漸長折為二幹詰曲如虬龍至正
十七年南枝忽瘁已而長卒

因號般若松宋濂為之贊
無塵殿殿不沾塵埃不綴蛛網

九松關寺前木抱十圍龍鱗虬枝排鎖山門

洗鉢池寺東圍十丈元長昔千僧洗鉢處

瀑布崖山半崖懸白練百丈聲聞數里

釣魚磯瀑布崖下相傳徐文清僑釣魚處

憩雲亭山半留雲攬翠落照銜霞最為曠觀

千巖禪師語錄序
往余家居昔嘗謁千巖禪師於烏傷伏龍山當是時
遐邇學子望風奔湊曾未幾何化荒墟為樓觀易寥
空為金壁鐘鼓之聲上徹霄漢嗚呼何其能也蓋禪

師之不能為能不用為用芳蘭生於深谷而馨香遠
聞蒼壁韞於玄璞而光輝外發禪師處於遐壤而人
競從之有道之士其果有異於庸常者歟且禪師在
時其弟子嗣詔嘗錄其語鏤梓以傳予嘗獲觀之其
敷宣大法如雲雷迭興而九龍噴雨也如大醫王製
藥隨證而愈疾也如摩醯三眼光明洞照而無不至
也由是知禪師之道不實不虛不有無不中不邊
在昔應之門蓋亦鏗然有聲者也以能以用窺禪師
者抑亦末矣禪師既入寂兵燹方張所謂語錄者皆
為煨燼經今十有餘年矣一菴鄰上人自幼侍禪師
與聞其道見於言讀其言自可知其道又何以序文
為然稽之古德其語存於今者多縉紳為題辭不若
是固不足以表正宗之所寄第予也非人惡足為禪
師之重輕以禪師與余交也因不辭而為之書雖然
禪師之道不落有無中邊虛實者固不可以語言文
字求也禪師之道其亦得魚兔而忘蹄筌者乎禪師
行業予嘗撰塔上之銘茲不書上人方閱三藏諸經
連年不自休今又孜孜而為是圖亦可謂不悖其師

者也洪武九年秋八月二十五日翰林學士承旨嘉
議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兼太子讚善大夫金華宋
濂謹序

後序

右語錄一卷千巖禪師傳授心法也當元至正丁卯
間其門人天章詔師嘗輯錄版行以嘉惠來者閱十
四年庚子版厄於火今一菴鄰師大懼師道將就湮
微使後之人弗獲霑潤求善本於樓君子瑞家遂函
至松江唯菴禪師入室之上首也錄既成復求我先
生翰林承旨宋公序其端而是錄始無餘憾矣適余
歸自成都一菴乃以繕書入梓爲屬余惟我汝齋祖
與禪師爲道交至以孫德亨爲禪師弟子余在童寇
時又侍我父梅溪處士日承玄論上下三世垂三十
餘年是豈偶然哉其必有夙契焉者書何敢辭余聞
近世趙文敏公與幻住本公游本公一偈之書趙公
輒書之至今得之者咸目爲寶然師之道與本公一
致其爲書是錄者世無趙公則已脫有之其能靳然
不與乎余也固不敢上與趙公齒以禪師三世之交

則趙公未之有也故爲書其重輯之原也如此若夫
錄中之義承旨公已具詳之矣茲不贅洪武丙辰秋
九月五日將仕郎前成都府仁壽縣主簿烏傷樓璉
謹識

題千巖和尚語錄後

生擒猛虎活捉猙龍慣施妙用遊戲神通若向此錄
上領會千巖萬壑蹉過伏龍峰至正丙戌開爐日淨
慈處林敬跋

言乃載道之器道本無言因言顯道豈欲忘言其可
乎千巖和尚以身爲舌塵說刹說熾然說吾未見其
有言也此話大行何待三十年設至正七禩丁亥季
春前住天童佛海老人昔年八十謹題

千巖禪師居婺之伏龍山其道大行四衆歸之當元
之盛時菴居知識在天目則中峰本公華頂則無見
睹公屹然法幢東南角立伏龍雖晚出而與天目華
頂並高矣今讀師之語錄簡古超邁無非開示學者
讀之盡卷如入居藥之肆睹其諸品異藥皆可已人
之疾如游香積世界聞其衆妙香氣皆可止人之饑

是錄行世人得而誦之則沈疴虛腹孰有不脫然而起充然而足者乎因其徒德鄰之請故書之如此洪武七年佛涅槃盤日天界住山宗泐謹題

長生穀記
夫有恒產者而財用足故無弗繼之虞空門設穀歸常住用者名為長生然不亦取此之意乎本寺山深雲冷瘠土磽确資產薄微而雲水歲相往來者不為不多至食堂屢置執事者難之往往假貸於人間歲弗克支至興農之月特為尤甚至正丙辰住持僧普凱唱於眾曰昔智者寺無涯禪師募長生穀別貯於廩以計常住盈縮而充應之歲豐斂不虧其本我特效而行其事乎眾莫不歸之於是募之檀施凡得穀若干稱永為常住長生之穀矣丁巳春列刻施主之名并穀數日於石凱公丐記其實余道眼闕戒行遯先世清翁嘗為千巖禪師檀越樂助以穀故為言垂勸貽於悠久後將歷指其名而誦之曰某也若干某也若干非惟布施有繩又利濟之益抑亦膾炙於人之口天人交贊誠大事之因緣也哉俾累守得其

人如其法能心前人之心不起人我之覺廉以統之公以勤之如是遞相引而弗替而代有恒足之道矣豈不美歟是為記正統三年歲戊午孟春既望奉議大夫工部郎中樓文昌撰住持僧普顛立石

募修聖壽禪寺疏

謂教有三吾疑之疑夫道一而已何聖人之外又有教也心之為數乎理與欲耳欲則皆非理則皆是循理理也不倚乎理亦理也或淺之或深之或卑之或高之深者引之使淺淺者引之使深高者移之就卑卑者移之就高故靡深非淺靡淺非深靡高非卑靡卑非高故道一而教不一人之聆斯語者當以為非儒然使此非儒彼亦非儒何儒之益而多碍乎則所謂一者謂何伏龍聖壽禪寺前此無論已元泰定中千巖長禪師來北十八年而建中間自齊郡張太夫人而下樓樓翁張諸君徐吳王諸氏及僧眾與尼或搆佛殿或搆山門或搆法堂或搆觀音殿或設妙相威神或置華旛器物或作僧堂或架鐘樓或蓋齋庖或範鐘或成丈室左右兩廡庫庖或創塔院或造漏

室園樓又助以田蓋禪師為臨濟正宗世出親傳所
談說皆天下名言寺初成宋學士濂年三十三時時
過之與語連日夜不休自此披襟垂三十年沒而禪
師塔寺後學士為之銘且為序其語錄學士六十有
八致仕歸住持如海作學士亭於寺南學士門人方
正學先生孝孺為之記夫學士儒者之宗也儻以為
非道則不宜與之交正學先生大儒也儻以為非道
則不宜記以文蓋僧不必皆可交皆可記而禪師則
昔之賢人嘗交之嘗記之然則其精籃在其塔在其
語錄在其白乳泉般若松皆在此自有滹陀來吾邑
第一祖席也邑之人豈無仰跂學士正學者又豈無
樓樓翁張齊郡徐吳王與僧眾泊尼諸人今之為佛
殿山門法堂觀音殿妙相威神華旛器物僧堂鐘樓
齋庖丈室兩廡庫庖塔院漏園并田與亭何如乎茲
易中泰禪師于巖禪師之十四世孫也非不能樹下
一宿受珍珠之滿牀然以鄉德寓賢之所流連眷慕
若禪師者而於闡化之域聽其上雨旁風草深一丈
亦被服聖人之教者所不忍也是為疏

康熙壬申四月朔日知義烏縣事王廷會題

文志

文派序曰義烏發土縣自隋至唐

尤者也幼瑜之文

義烏縣志卷之十八
 藝文志
 宋文憲公濂華川文派序曰義烏婺上縣自隋至唐
 名士輩出若樓幼瑜駱賓王則其尤者也幼瑜之文
 以卷計者凡六十有六賓王之文其數亦盈十焉然
 皆散逸無存其僅見于世者往往出於編類家之所
 采宋南渡後宗忠簡澤其文多至五十卷細高居士
 黃中輔亦十卷香山喻公良能則三十四卷香山之
 弟杉堂公良弼頗如居士之數南湖何公恪巖堂陳

義烏縣志卷之十八

藝文志

宋文憲公濂華川文派序曰義烏婺上縣自隋至唐
 名士輩出若樓幼瑜駱賓王則其尤者也幼瑜之文
 以卷計者凡六十有六賓王之文其數亦盈十焉然
 皆散逸無存其僅見于世者往往出於編類家之所
 采宋南渡後宗忠簡澤其文多至五十卷細高居士
 黃中輔亦十卷香山喻公良能則三十四卷香山之
 弟杉堂公良弼頗如居士之數南湖何公恪巖堂陳

公炳各二十卷惟是三四君子事業不同其以文辭
有助于名教則一而已計其當時鸞跼鳳翥於士林
行嗷嗷和鳴而龜麟爲之後先學者歆豔之未必不
家傳而人誦遠者僅二百年近者始百餘載求其家
集則子孫或不能以咸有况他學者乎一邑之間且
若此而况於四方乎嗚呼立言之士其心勤矣其慮
精矣又惡知一旦變滅若烟霞者乎然則編類者之
功要不可少之也居士之族孫鐵巖公應蘇嘗有見
樓駱之事乃自忠簡至於巖堂各編其粹精者十餘

篇聚於一書釐爲六卷名曰華川文派錄華川縣之
繡湖別名唐嘗因之置縣故取以號其錄云後十五
年豫章張侯來爲縣讀而善之復謂羣公之文幸僅
見於斯然未有謄其副者苟或亡之非惟重有識者
之歎且將何以風厲於吾民亟請邑士傅君藻精加
較讎捐俸而刻寘縣庠來徵濂爲之序昔者鄉先達
吳公師道憫前修之日遠而遺文之就泯乃集婺七
邑名人所著爲敬鄉前後錄二十三卷其視鐵巖志
益廣矣惜乎官其邦者不使永其傳兵燹之餘手稿

弗復能存今侯則惓惓是書夙夜不少置以此較彼
賢不肖之相去抑何遠哉雖然侯之風厲於縣人士
者不止文辭而已也當如巖堂之介南湖之孝香山
之質實無僞杉堂之寬厚有容居士之氣節不羣忠
簡之竭誠報國至死而不變庶幾無負於侯不然則
操觚濡墨仰而號諸人曰我能文我能文豈不見笑
於大方之家哉侯名永誠以儒術緣飾吏事忠信廉
明如古循吏縣務雖至劇雍雍處之輕重皆不失其
度吏胥受約束拱手案側不敢出一語相可否諸弊
頓革故治效彰著爲諸邑之最是爲序

按丙申志文憲序云鐵巖應蘇編自忠簡至巖堂爲
華川文派又云後五十年豫章張侯允誠來爲縣請
傅君藻校刻真郡庠此卽黃文獻公志序中所云應
蘇手彙傅君繼忠文伯清校正藝文一編之原本而
張侯復刻之特文獻志序撰于元至正十三年張侯
任於明洪武元年考至正十三年爲癸巳洪武元年
爲戊申當是十五年前令王侯名允誠張侯當是永
誠今改正其古志藝文於文則首宗忠簡表終駱臨

海賦中載陳巖堂炳李侯補黃細高中輔楊教授焯
黃太常夢炎劉山南應龜柳文肅貫黃文獻潛王忠
文禕宋文憲濂劉侯同吳修撰寬潘君希曾盧君格
李大理鶴鳴吳御史華虞惟明守愚王僉事宗聖朱
員外湘金州同江王君崇諸篇於詩則加以蔡公抗
徐氏僑王氏柏金青村涓丁性初存方正學孝孺楊
東里一清林君士淵劉丞傑朱黃門肇龔侍郎永吉
劉君繼善王君初吳君澄吳君餘慶王君仲序陳君
亢宗顧君謙謝君璉邵君正丘君觀樓君仁楊君傑
諸什而丙申志取漢楊尙書書冠之益以何南湖恪
王博士紳喻香山良能虞孔峯復之文與詩後增以
汪侯道昆熊侯人霖之文與詩而刪去潘廬王蔡王
劉王吳 王陳顧謝丘樓楊諸作今則以文詩之緣
地與事者依類歸之未盡歸者入之而忠簡奏請回
鑿二十四其全集廷曾已錄行而丙申志但載二六
兩首又以二居六後茲補第一請於前第二十四請
於後以爲始末而次二於六前正之其前志所錄名
賢文詩若忠簡文獻忠文及文憲輩集中有關地與

事并志中傳記所不能附而亦有繫於地與事者收之繼此足以步武前人者續之他邑與郡有切吾邑地與事若陳文毅方正學輩文詩亦收之而語不足傳者無取焉一以追往昔之景緒一以沿運會之風流庶俾覽者有感於斯文云

撰目

南齊

樓幼瑜禮裙拾三十卷又禮記據遺別記一卷文集

六十六卷

今皆無存

唐

駱賓王文集十卷

縣有刻本行世

宋

宗澤文集言行錄五十卷

多散逸無考康熙辛不知縣王廷曾取疏表雜文及

遺事附錄八卷編刻

黃中輔文集十卷

今雜載編類家所采

傅寅羣書百考

陳炳易講五卷進卷五卷巖堂雜藁二十卷

喻良能唐論四卷詩文十卷策斷二卷文選補一卷

香山文集三十四卷家帚編十五卷忠義傳二十卷

喻良弼杉堂集十卷樂府五卷以上俱無存

何恪南湖集二十卷今雜出於傳記者數篇

徐僑讀易記二卷讀詩記詠一卷雜說一卷文集若干卷

于卷

葉由庚論語纂遺及詩文若干卷瘖叟自志一卷

朱質易說舉要及奏議詩雜稿今存哭百七宣義劉公墓挽百七夫人樓

氏詩

喻保蘆隱類稿五十卷隨見類錄二百卷

喻南強梅隱筆談十四卷以上俱無存

何噩曲汀集

虞復成已集告蒙告忠遠齋集孔峯集合八十餘卷

今存緝熙四十八規

朱元龍遺藁十卷讀騷集

王炎澤南棣類稿二十卷

黃夢炎詩文雜藁一卷筆記一卷

楊忱中易原五卷

傅芷南園詩文雜稿二十卷

姚獻可西園雜稿

楊宗海橘軒集三卷

以上俱無存

元

劉應龜夢稊癡稊聽雨留稊共二十卷

今存縣壁題名記田園雜

興夏日雜詠詩

石一鼇五言總論十卷

黃潛文集五十卷

宋濂序云日損齋稊二十五卷王廷曾取選集十卷補訂行世

朱震亨宋論一卷格致餘論丹溪心法行世丹溪手鏡

舊志云版存邑庫今佚

局方發揮傷寒論辨外科精要發揮

本草衍義補遺風水問答諸種

丁存雲崖雜稊無存

明

金涓青村遺稊二十卷

存一卷裔孫光刻版佚今後人重刊

王禕文集

原刻二十四卷康熙辛未知縣王廷曾增附錄重刻

續大政紀崇禎己卯

蘭溪章有成刻

朱廉理學纂言及文集十七卷

傅藻紀行詩若干卷

以上無存

胡讓晚翠堂集十二卷 今僅存詩十一首

朱肇撫安泮池稿

王紳繼志齋二十卷 今存一卷刻附忠文公集

王稔青巖類稿 今存一卷刻附忠文公集

龔永吉疏稟

沈賓國五經註疏太極圖衍皇極經世書疏

王汝齊山文集 今存一卷刻附忠文公集

虞守隨芝巖雜稟皇陵正議

李鶴鳴雙杉亭草十二卷

王宗聖賓湖稟五十卷權政記十五卷六朝詩稟一

百二十九卷 今存二記青巖八景詩

虞守愚虔臺拙稟東厓文集四書一得錄

金江續綱目書法續敬鄉錄端本要畧華川文派錄

義烏人物記太倉高唐二州志總八十卷 今要畧人物記存

朱湘家禮俗通習韻稟瑞陽遺稟恤刑稟

龔一清奏議

金世俊疏稟宗貫錄寧我錄

陳思任燕遊淮海黔中忻忻園諸詩草

王如心起從集錄

金世儼樂天賡陶集六卷吏隱繡水三餘諸邁言

王開明覺非先續二集

龔士驤石芝園稟

吳大纘詩文稟洙泗道心別錄

國朝

朱之錫奏稟

金漢鼎疏草四卷文集十卷

陳達德茜園集汾草

胡之翰酥溪詩草

陳聖圭易圖解太極圖解五經要旨理學淵源錄八

婺類考東巖文錄歲萍詩集封建井田論

劉元震繩其集

吳之器婺書七卷明月齋詩稟十六卷文集四卷

朱崇魯四書了義此園集詩草

朱淳講錄澤水居士集

吳之文明詩正葩三十六卷得山堂稟詩三十二卷

文二十卷

丁先庚字釋發蒙十二卷資治通鑑綱目書法補

宋宗晉四書章句

吳文壽四書章句

陳天祥四書章句

謝文傳積勞詩草

刺聖圭長圖補太泚圖補正經要旨聖學圖賦經八

謝文傳積勞詩草

謝文傳積勞詩草

編類

詔

開科舉詔

代言

明王一禕

詔曰朕聞成周之制取材於貢士故賢者在職而其民有士君子之行是以風俗淳美國易為治而教化彰顯也漢唐及宋科舉取士各有定制然但求詞章之學而未求六藝之全至於前元依古設科待士甚優而權要之官每納奔競之人辛勤歲月輒竊仕祿所得資品或居舉人之上其懷才抱道之賢恥於竝進甘隱山林而

不起風俗之弊一至於此今朕統一中國外撫四裔方與斯民共享昇平之治所慮官非其人有傷吾民願得賢能君子而用之自洪武三年為始特設科舉以起懷才抱道之士務在經明行修博古通今文質得中名實相稱其中選者朕將親策于廷觀其學識品其高下而任之以官果有才學出眾者待以顯擢使中外文臣皆由科舉而選非科舉者毋得與官敢有遊食奔競之徒坐以重罪以稱朕責實求賢之意於戲設科取士期必得於全材任官惟賢庶可成於治道咨爾有眾體予至懷故茲詔示相宜知悉

疏 劄子 表 揭

薦合浦太守孟嘗表 一作上書 漢 楊 喬

臣前後七表言故合浦太守孟嘗而身輕言微終不蒙察區區破心徒然而已嘗安仁弘義耽樂道德清行出俗能幹絕羣前更守宰移風改政去珠復還饑民蒙活且南海多珍財產易積掌握之內價盈兼金而嘗單身謝病躬耕墜次匿景藏采不揚華藻實羽翮之美用非徒腹背之毛也而沈淪草莽好爵莫及廊廟之寶棄於

溝渠且年歲有訖桑榆行盡而忠貞之節永謝聖時臣
誠傷心私用流涕夫物以遠至爲珍士以希見爲貴槃
木朽株爲萬乘用者左右爲之容耳王者取士宜拔衆
之所貴臣以斗筲之姿趨日月之側思立微節不敢苟
私鄉曲竊感禽息忘身進賢按范史稱桓帝時尚書同
郡楊喬上書薦嘗嘗上虞
人漢烏傷隸會
稽郡故云同郡

條畫四事劄子

宋宗澤

臣聞情生於愛愛生於見見生於目之所遇與左右之
所接所遇所接果順於已則喜喜則賞之賞之者非憊
其功也賞其順已而已耳所遇所接果逆於已則怒怒
則罰之罰之者非罰其罪也罰其逆已而已耳如是則
賞罰出於喜怒喜怒出於順逆可謂之公而無私乎賞
罰徇私其何以礪世磨鈍大有爲於天下乎聖人無我
故忘情忘情故忘逆順忘逆順故忘喜怒故賞一善而
天下之爲善者勸知其非私喜也罰一惡而天下之爲
惡者沮亦知其非私惡也一賞一罰歸之至公而我無
容心焉人其不心悅而誠服者乎陛下所以號令天下
使人知所趨知所避知所行知所止者賞罰而已昔文

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是怒也豈發于目之所遇於左右之所接哉彼仇方橫肆兇暴侵犯我王室臣願陛下如文王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有賞有罰惟平惟一至於應酬萬機進退取予之際斷之至公以慰天下之望

臣聞人君職在論相昔舜有天下選於衆舉臯陶不仁者遠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臯陶贊舜去四凶而後九德咸事庶績其凝伊尹贊湯革夏而後咸有一德格於皇天是知不仁者遠不能播其惡於衆始

能使衆賢和於朝更相汲引以成大功也以人君身居九重其彌縫變理鎮撫表正但仰成于朝而已高宗得傅說而商中興憲宗得裴度而唐中興臣願陛下於稠人廣衆中不以親疎不以遠近不以夢不以卜虛心考驗參以國人左右之言爰立作相俾之應變守文果得其人能率厲衆志交修不逮其在位皆節儉正直小大之臣咸懷忠良以持天下之正以成天下之務天下其有不大治者乎陛下果尊道德遠邪佞與大臣言欽而信毋使小人參焉與賢者遊親而禮毋使不肖者與焉

用賢勿貳去邪勿疑斯言行而天下治矣書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知之不行無益也行之不至無益也茲事在陛下力行之而已矣

臣伏聞李絳見憲宗于浴堂殿帝曰比諫官多朋黨論奏不實皆陷謫訕欲謫其尤者如何絳曰此非上意必僉人以此熒誤上心自古納諫昌拒諫亡夫臣進言於上豈易哉君尊如天臣卑如地加以雷霆之威彼晝夜思度如欲陳十事俄而去五六及將以聞則又憚而削其半故上達者纔十二何哉干不測之禍顧身無利雖

開納獎勵尚恐不至若譴訶之使杜口非社稷利帝曰非卿之言我不知諫之益且人君深居嚴密又以旒纒蔽其聰明所以見天下之是非開天下之情僞者蓋用諫官代爲耳目俾姦邪讒慝不敢掩其不善而見其善者也唐高祖太宗初卽位嘗賞孫伏伽蘇世長以激諫臣恭惟陛下聲色貨利弗邇弗殖舍已從人樂取諸人以爲善固無可諫者至於臣下懷姦藏慝嫉賢蔽善敢肆欺罔苟朋比者當使耳目之臣廣其聞見瀝心彈糾毋有所隱以絕後艱

臣聞天下之事爲於可爲之時則成爲於不可爲之時則敗成敗之幾間不容穊是以古人有時哉不可失之語恭惟陛下繼離之照法乾之剛故見幾而作柄果斷而罔後艱成敗之幾不出昭回之鑒臣復何言臣誠心祇思徇國又荷眷遇臣非木石寧不自知然臣每見事有當行請之必力言旣拙直勢甚孤危願陛下察臣之衷力賜保佑使全骸骨以盡餘年臣之悃誠言不盡意

上乞母割地與金人疏

臣聞天下者我太祖太宗肇造一統之天下也奕世興人繼繼相承增光共貫之天下也陛下爲天眷佑爲民推戴入紹大統固當兢兢業業思傳之億萬世奈何遽議割河之東又議割河之西又議割陝之蒲解乎此三路者太祖太宗基命定命之地也奈何輕聽姦邪附敵張皇者之言而遂自分裂乎臣竊謂淵聖皇帝有天下之大四海九州之富兆民萬姓之衆自金人再犯未嘗命一將出一師厲一兵秣一馬曰征曰戰但聞姦邪之臣朝進一言以告和暮入一說以乞盟惟辭之卑惟禮之厚惟敵言是聽惟敵求是應因循踰時終致二聖播

遷后妃親王流離北去臣每念是禍正宜天下臣子弗
與仇方俱生之日也臣意陛下卽位必赫然震怒旋乾
轉坤大明黜陟以賞善罰惡以進賢退不肖以再造我
王室以中興我大宋基業今四十日矣未聞有所號令
作新斯民但見刑部指揮有不得膽播赦文於河東河
西陝之蒲解茲非新人耳目也是欲蹈西晉永嘉遷旣覆
之轍耳是欲裂王者大一統之緒爲偏霸耳是說者
不忠不孝之甚也旣自不忠不孝又壞天下忠義之心
褫天下忠義之氣俾河之東西陝之蒲解皆無路爲忠
爲義自絕其民者也臣雖駑怯當躬冒矢石爲諸將先
得捐軀報國恩足矣臣衰老不勝感憤激切之至

乞回鑿疏

第一次建炎元年

臣聞三代之得天下也得其民也得其民有道得其心
也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是則得
民之道在察其心之所欲與其心之所惡而已此古所
以有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之語求民之和豈
必家至戶到一一而求之哉應天順人承天下之大順
則民不期和而自和矣臣蒙恩差知開封府臣雖衰老

無能然久知開封染習諸統制下皆是招集惡少亡命無行者臣既領府事更不敢徇身自顧但以正道瀝誠感之不浹旬間彼惡少輩咸知格心爍謀斂迹遁去其閭巷間亦自然俊改上下帖然無復肆橫以是人人鼓舞仰陛下之威懷陛下之惠拳拳慕戀不啻嬰孺之愛父母咸思發憤敵其所愾臣每聞王畿內外日久嘉靖熙熙皞皞將如向祖宗慶祐熙豐時臣觀人心念念俟望者惟願陛下六龍之御警蹕之聲千乘萬騎來歸九重以副萬邦切切系戀之誠

又 第二十七次七月

臣聞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所謂無事者非泊然無所為於事也事無事而已夫禹蒙天錫洪範九疇知水有順下之性且親見堯有洪水滔天績用弗成之患遂因水之性而順道之故天下免乎昏墊而奠厥攸居茲無他皆堯用禹之力也臣竊聞將士籍籍皆願陛下歸京師云京師是天下賈販之要區也農籍籍皆願陛下歸京師云京師是天下首善之地也士大夫懷忠

義者籍籍皆願陛下歸京師云京師是陛下祖宗之域也臣前在臨濮兵寨中實憂羣臣無遠識見恐贊陛下去維揚金陵又見京城有賊臣張邦昌僭竊與范瓊輩擅行威福無所忌憚所以曾暫乞駐蹕南都以觀天意以察人心仰蒙聽從臣誤被宸恩差知開封府事今到五十餘日物價市肆漸同平時每觀天意眷顧清明每察人心和平逸樂且商賈農民士大夫之懷忠義者咸曰若陛下歸正九重是王室再造大宋中興也臣竊料百僚中唱爲異議不欲陛下歸京師者不過如張邦昌等姦邪輩陰與仇方爲地耳臣願陛下體堯禹順水之性順將士順商旅順農民順士大夫之懷忠義者早降勅命整頓六師及詔百執事示謁欵宗廟垂拱九重之日毋一向聽張邦昌姦邪輩陰與仇方爲地者之語不勝幸甚臣之少也猶不如人今年六十九矣眷眷血誠恨其學問荒鄙不能以激忠義之辭仰動天聽臣不勝涕泣痛怛之至

又 第六次九月

臣學問膚淺不能式是古訓對揚天休今再瀝悃誠干

冒睿聽以臣耳目所親聞見事一一疏進伏望陛下哀
憐特賜俞允伏賭國家嘗變更三舍之法以取士意謂
臯夔稷契皆自此塗出卒之迫於月試剽竊時文罔有
稽古者是三舍果不足以取士也又嘗尊崇道教以奉
真亦謂神僊莊老皆是此塗出卒之誕謾譎怪汙染成
風罔有成就者是道術果不足以奉真也又嘗進貢花
石以昭享上卒之驕淫矜誇蠹耗財計無有紀極是貢
花石果不足以享上也又嘗結好敵人欲以息民卒之
邀迎二聖劫掠侵欺靡所不至是守和議果不足以息
民也當時行之固有阿意順旨作爲歌頌以叨富貴者
其間亦有毅然獨立不相詭隨以鯁亮獲罪者陛下觀
之昔富貴者爲是乎被罪者爲非乎臣每思之宗廟社
稷岌業如是者盡由姦邪儉人鼓唱四事俾民病弊幾
不聊生所以致有今日之患詩曰商鑒不遠在夏后之
世茲覆轍正陛下蕭牆之鑒今之言遷幸者猶前日之
言四事爲可行阿諛諂佞動爲身謀翁翁訛訛更相助
成今之言不可遷幸者猶前日之言四事不可行而懼
其罪者也且我京師是祖宗二百年積累之基業是天

下大一統之本根陛下奈何聽先入之言輕棄之欲以遺海陬一狂類乎臣觀河東河西河北京東京西之民咸懷冤負痛感慨激切想其慷慨之氣直欲吞此仇方陛下何忍怙聽諛順而不合剛正之士率厲同心勦絕兇殘乎今東京市井如舊上下安貼但嗷嗷之人思望翠華之歸謁欵宗廟垂衣九重不啻饑渴之望飲食大旱之望雲霓也臣竊謂陛下一歸則王室再造矣中興之業復成矣陛下如以臣爲狂率誕妄願延左右之將士試一詢之昔周勃入北軍使左袒右袒以卜劉呂蓋非獲已也臣區區誠意願陛下以遷幸大計不獨謀之一二大臣當與億萬之衆同之臣忠憤不勝涕泣哀下激切屏營之至

奏乞回鑿仍以六月進兵渡河疏

第二十四奏
二年五月

臣聞詩於小雅載六月宣王北伐之事蓋彘敵以弓矢馬騎爲先而當六月歎蒸之時皆難於致用故宣王乘時行師終於薄伐獫狁以建中興之功臣自留守京師夙夜匪懈經畫軍旅近據諸路探報敵勢窮促可以進其臣欲乘此暑月遣王彥等自滑州渡河取懷衛潞相

等處遣王再興等自鄭州直隸西京陵寢遣馬橫等自大名取洛趙真定楊進王善丁德李貴等諸頭項各以所領兵分路並進既過河則山寨忠義之民相應者不啻百萬契丹漢兒亦必同心殲殄金人事纔有緒臣乞朝廷遣使聲言立契丹夫祚之後講尋舊好且興滅繼絕是王政所先以歸天下心也况使敵人駭聞自相攜貳邪仍乞遣知幾辯博之士西使夏東使高麗喻以禍福兩國素蒙我宋厚恩必出助兵同加掃蕩若然則二聖有回鑿之期兩河可以安貼陛下中興之功遠過周宣之世矣臣犬馬之齒今年七十矣勉竭疲駑區區愚忠所見如此臣願陛下早降回鑿之詔以繫天下之心臣當躬冒矢石爲諸將先若陛下聽從臣言容臣措畫則臣謂我宋中興之業必可立致若陛下不以臣言爲可用則願賜骸骨放歸田里謳謠擊壤以盡殘年頻頻上竇天聽

謝賜對衣金帶鞍馬表

服思不稱始貴身章馬志無疆方爲駿骨况帶被兼金之飾而鞍如華校之榮仰荷寵私倍增慚惕

中謝

竊念

臣蓑衣冷族駑廐下材本操耒耜以耕雲偶備馳驅而
獵道恭承褒字已驚在笥之羞景仰天飛尤激戀軒之
望既免回旋而見肘敢忘夙夜以加鞭茲蓋伏遇皇帝
陛下天道覆臨萬邦衣被乾剛運動四海駿奔灼見三
有之心迪知九德之行致臣衰朽亦被恩榮臣敢不曳
縷懷慙負乘知媿素絲可效誓堅正直之心小駟無能
願竭周旋之力

遺表

某等心期許國每輸扶廈之忠死不忘君猶積戀軒之

意魂魄將離於形體精忱願達於冕旒

中謝

伏念臣猥

以樸忠受知淵聖擢自困躓羈窮之際付以寇敵往來
之衝適遇陛下出總元戎察臣粗著勞效坐籌密計俾
臣得預屬僚逮夫踐祚之初首錄孤危之迹寇攘未泯
暫爲淮甸之巡宗廟斯存委守留司之鑰力小任重志
大心勞誓殄羈魂奠安王室但知懷主甘委命於鴻毛
無復偷生期裹尸於馬革夙宵以繼寢食靡寧斯民獲
高枕之安敵馬無飲河之患事爲紛至暱勉惟多回視
顏齡已迫桑榆之晚景益堅素節每期松柏之後彫豈

謂餘生忽先朝露尚扶病以治事敢愛已而顧私陰陽之寇存深藥石之功莫效少延殘喘庶畢願言昨有招安到楊進等約其衆多無慮百萬昔嘗爲寇頗聚衆以震師今已革心欲爲國而戡難足踵道路雲集都城已涓吉而戒塗擬成功於指日干戈未舉舟壑忽移神爽飛揚長抱九泉之憾功名卑劣尙貽千古之羞仰憑睿眷之深必無生死之異囑臣之子記臣之言力請回鑾亟返京闕上念社稷之重下慰黎民之心命將出師大震雷霆之怒救焚拯溺出民水火之中夙荷君恩敢忘尸諫顛昂法座無由再望於清光枯朽微生從此永辭於宸扈臣無任云云

進緝熙殿四十八規表

虞復

臣復言伏以聖明謹德樂聞規警之辭狂瞽效忠冒進空疎之論不量僭越宜速譴訶臣復惶懼惶懼頓首頓首竊以湯德旣昭猶刻銘而示戒舜言已納尚立木以求箴雖聰明時久而嘗懷自滿之憂雖臣鄰交贊而每慮人言之伏此皆隆古之盛美不圖今日之親逢恭惟皇帝陛下睿哲冠倫謙虛嗜學左經右史有聖心自得

之功記事纂言皆治道當爲之要爰肆成書之筆用爲
宥座之規目擊道存不但鐵畫銀鉤之勝事諧辭稱莫
非金聲玉振之調更資鴻碩發明足備燕閒之省覽啓
沃已無有餘蘊操持何止於一端書而得所以書何襲
六經之成訓聖而益至於聖實開萬世之太平臣由大
學之諸生竊先朝之末第久陶教育獲際休明屬當大
有爲之君親禮不一書之翰天之高星辰之遠雖難窺
測於奎文地所載人力所通固以誦傳於聖作幸矣耳
聞而目見居然機動而籟鳴輒攄將順之忱并寓箴規
之意裁成編帙上瀆冕旒伏望聖聰俯垂淵鑒庶有片
言之寤幸寬萬死之誅聖人求多聞諒不間芻蕘之賤
愚者有一得倘或收葑菲之微所有撰到緝熙殿四十
八規并前後序謹繕成一冊隨表囊封投進以聞臣下
情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

祈天永命疏

王禕

臣聞自古帝王定天下成大業必祈天永命以爲萬世
無疆之計所以祈之者人君修德而已君德旣修則天
眷自有不能已者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此之謂也

修德之要有二忠厚以存心寬大以爲政二者君德之大端也是故周家以忠厚開國故能垂八百年之基漢室以寬大爲政故能成四百載之業簡策所載不可誣也欽惟陛下負不世出之資奮大有爲之志艱難十年大業已成周之文武漢之高光蓋無讓焉臣竊聞之人君莫先於法天道莫急於順人心夫上天以生物爲心故春夏以長養之秋冬以收藏之皆所以生物也其雷霆霜雪有時而搏擊焉有時而肅殺焉然皆暫而不嘗向使雷霆霜雪無時而不有焉則上天生物之心息矣人君體上天生物之心故一動一靜之間務合乎天不然則天必示之變異以警戒之人君誠能修德則豈不足以當天意而承天眷哉此臣所以願陛下之法天道也夫民恃君以爲生故人君視民之休戚必若己之休戚以君民同一體耳古者藏富於民言璫之有節則民生遂而得其所陛下近發德音減茶課免軍需蠲邊郡之租稅民心咸悅得以遂其有生之樂然浙西旣平租稅旣廣科斂之當減猶有可議者此臣所以願陛下之順人心也法天道順人心則存於心者自然忠厚施於

政者自然廣大祈天永命之道未有越此者今建國之始方將立法垂憲以定一代之典制度禮文之事可議者固多未敢悉數謹舉帝王爲治之大要以聞無謂儒者之常談而不加覽焉

崇實學昭正道以光祀典揭

昔爲河南道
監察御史

龔一清

近給事中蕭彥等疏奏御史詹事侍講上請陳獻章王守仁從祀孔廟科道部屬諸臣各疏并及胡居仁等遵旨集議欲加查覈俟久定論等因奉聖旨這本著禮部

看了便會九卿科道儒臣廷議歸一來說不必紛紛具奏欽此欽遵於本月十五日會集九卿科道儒臣於廷各持所見不無異同禮部設簿請各親書去取次第總不出王守仁陳獻章胡居仁三人間一二以蔡清呂柟舉者或曰守仁有議胡居仁雖無可見實無議急欲進居仁而抑守仁也職叨班列之後正當屬筆之際乃肅而言曰從祀之典重學術也先定學術而後可以定人有用始可言學如日月之必明江河之必潤也有真切直截用功處始可言實學如禦寒之必于衣充食之必

於粟也大學言格致誠正而要之以齊治均平中庸言戒懼慎獨而終之以位天地育萬物一日克己復禮而天下歸仁因之出門使民勿欲勿施而家邦無怨因之聖門有用之學如此曰意曰知曰喜怒哀樂曰視聽言動曰見賓承祭之類其用功真切直截如此是故孔子自名其爲人也好學在於憤樂其與顏子好學也在於不遷怒貳過學之所重可知已及其爲乘田委吏則會計當而牛羊茁壯爲魯司寇則退齊兵而誅少正卯男女別於塗羔豚不飾價三月而魯國大治其謂顏子也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有可行可藏之學也至問爲邦而以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遠佞人放鄭聲告之相傳正脉不專記誦口說明矣若夫多聞多見學問思辨之訓未嘗不諄諄開示然必曰擇善曰知之次其究也予欲無言無行不與不既章章較著矣乎卒以道大莫容始退而刪述此所謂實學也此道之宗也萬世師之亦萬世祀之以此攷之自漢而下從祀孔廟者若而人各隨其所發明卽祀之謂足以羽翼聖學可矣非謂黜有用之學而反不之祀

義烏縣志 卷之十八 七
也我朝志理學者不一家獨王守仁致良知之說最爲
真切最爲直截人人皆可自奮曰致曰知本大學也曰
良本孟子也是故性命道德皆知之實體功業文章皆
知之實用卽物窮理身體力行皆所以致此知耳學者
不必問其爲守仁之言而求之吾自有之心是非善惡
孰不炯然奚必讀盡天下之書而後知哉淺言之居官
母鑽刺母汚辟皆自知也知而禁止之卽自致也奈何
書無不讀文彩爛然而鑽刺汚辟躬自蹈之又對人言
務爲掩飾此掩飾也猶知之不昧也而不亟反其病不

在不讀書不窮理矣又淺言之廝隸徒卒以父母爲當
事以妻子爲當育亦自知也卽能以其身役而仰事俯
育孳孳焉書安在哉是故致吾之知時時有實功日日
有實用無爲不爲無欲不欲如此而已矣此致良知之
說也自宋以來有用之學真切直截之功獨此爲庶幾
耳言者於守仁訾其竊儒何據也謂宸濠一節心事多
難暴白乎則陽虎終亂孔子不拒其饋佛肸公山已叛
孔子欲往其召卒致三都之墮者此不拒此欲往者也
守仁亦除宸濠之逆顧不足自彙邪謂行事多權謀乎

則夾谷之會具左右司馬以從少正卯魯之聞人而以
後至誅孔子亦權謀邪謂入於禪乎則功業文章昭昭
掀揭禪宗其若是邪謂其有議不可以從祀則孔子不
足於黨人致毀於叔孫誚於東門愠於子路沮於晏嬰
子西何害其爲孔子雖以朱子大儒且自相戾何朱陸
之並祀邪謂其無議者始足從祀則非之無舉刺之無
刺自以爲是者云何德之賊邪且從祀者從孔廟非朱
廟也志於孔子則爲孔子之徒使朱子而在豈以其異
已而槩阻之使不入聖門邪况子路宰我孔子嘗絕之

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朽也曰野哉由也若
由也不得其死然子路亦云有是哉子之迂也至如不
悅見南子之類非異已乎守仁尊信孔子極矣孔廟不
拒由子後人何拒守仁之甚邪苟非攻習異端則雖彼
此牴牾要不失爲互相發明耳大抵未嘗究心於有用
之學從事於真切直截之功忘其本心之良習於好言
之口無惑乎其抑守仁也若曰居一廬操一牘上下古
今涉獵紀載置其身於無用懸空言以待人必如是而
後無議必如是無議而後從祀其於吾道何功邪天下

萬世亦何賴斯學哉是故行著於鄉則祀於邑行著於國則祀於郡學著於天下萬世則祀從乎孔廟維世道而正人心其必有用而不為虛談必其真切直截而不為虛文始足定祀議矣職愚臆其一得如此伏維尊裁斷而行之以仰承聖明德意幸甚

顧賜旌表幽貞疏

皆為吏部辦事進士

金德義

臣濫竽甲第謫迫服官敢以遠年芳躅冒塵聰聽伏讀會典一欵凡民間寡婦三十歲以上守志至五十歲以後不改節者許旌表又奉有萬曆三十四年恩詔凡義

夫節婦孝子順孫許令奏聞旌表臣浙江金華府義烏縣人曾祖貢聘娶祖母季氏止生祖李先以家貧住縣城見陵富室因徙烏界之赤澣居無何祖貢卽世祖李甫脫襁褓季氏年二十有七以是藐諸孤笑笑子處上有八旬姑嬾取給菽水下撫三尺孩提誰為覆怙宵日顛天祈祖李之成立也課以孝弟督以夏楚痛思先人被陵別居費志以沒乃取家計而綜理之自持杼辟蠶外頗釀酒佐生由旦達暝無息以休駸駸有生意而強鄰憑陵構釁莫可逞臆因號泣語其姑曰吾不卽從亡

人者爲金門一塊肉耳今兒漸長宗有托矣其外侮之不克靖恐爲污衊吾其歿乎姑曰吾誰養也哉其歿也用是潛涕斷髮矢以終身姑沒身營窀穸祖李旣冠不殄厥愠乃益磨勵惟是平心處之適邑多劇盜假道赤游羣相戒無驚金寡婦門里中窶者歲時分壺殮給之祖李奉教唯謹不墮家聲蓋至設家塾誘里穉觀臣父游泮而始終正寢也於昔年七十三矣臣猶記少時祖若父動輒引先劬課學曰若輩不努力謂飲恨九原何臣爲骨悚毛豎癸卯登鄉書歸觀者僉私語曰金寡婦樹德務滋是其應乎臣不禁涕泗雖嘗乞郡縣賜扁無由仰荷旌典今咫尺天顏矣仍復因循不舉豈惟貞烈之殘魂莫慰祖父之叮嚀莫副庸無孤天朝表正世風意乎臣思婦節惟一然有易有不易焉或以聚族共砥或以饒殖自堅或以嗣長有託猶易樹耳如臣祖妣者露屋草萊不扶自直茹辛歷險百折彌堅用保孤以克家也陌路之人猶慕茲奇節况爲後裔而忍湮沒不彰乎且臣近將受吏行捐軀盡瘁于國遑恤其家惟是辦事之暇仰顛恩恤庶得藉手以報先人即可畢慮以事

皇上也臣不勝激切待命之至

後奉聖旨建坊旌表

廣集眾思申明銓政以遵舊制以肅官常疏

皆為吏部

文選清吏

司郎中

金世俊

文選清吏司案呈天啓三年九月初五日奉本部送吏科抄出江西道監察御史王心一題為微臣陛辭有日敬攄葑菲等事三年八月二十五日奉聖旨近來吏治不修民生日困皆因遷轉太急不行久任之法這本說的是著該部逐款酌議覆行欽此又於十月初二日奉本部送吏科抄出江西道監察御史劉璞題為仕途似

清而實濫等事九月二十一日奉聖旨該部酌議具覆欽此同日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吏科給事中章允儒題為用人與用財之途交濫等事九月二十四日奉聖旨該部知道欽此又于十月二十五日奉本部送吏科抄出山東道監察御史周汝弼題為人才之進退關士節等事十月初七日奉聖旨該部知道欽此又於二十六日奉本部送吏科抄出河南道監察御史劉大受題為聖主獨攬乾綱等事初八日節奉聖旨這本說超遷官當論勞績關門輔臣在內當協心相應俱切時務餘

俱有屢旨了該部知道欽此又于二十七日奉本部送吏科抄出河南道監察御史翟學程題爲時事堪憂等事初九日節奉聖旨近來吏治不修民生憔悴亟宜振飭這所奏徇情請託等弊著嚴行禁諭有違犯的科道官指名參處選法量才授官掣籤至公亦多窒礙况又借以行私應否更改停止著從長議奏朱光祚前條陳銓政奉旨已久著查原疏覆行欽此又于閏十月十四日奉本部送吏科抄出河南道監察御史龐尚廉題爲仕途壅滯已極等事十月二十二日奉聖旨這所奏有裨用人守令佐貳近弊尤切吏治著行各撫按官嚴加申飭該部知道欽此同日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福建道監察御史李應昇題爲治法治人交弊等事十二月二十二日奉聖旨該部知道欽此又于閏十月十四日奉本部送吏科抄出福建道監察御史周宗建題爲微臣陛辭之日忻逢大慶之期等事初二日奉聖旨用人自當公嚴以後有鑽求的著參來處治吏部知道欽此又于二十五日奉本部送吏科抄出廣西道監察御史王政新題爲時事多艱等事初十日奉聖旨這本說的

是朝廷設官各有職事豈得任意遷延耽誤地方著查明違限的盡行出缺規避的另行參處該部知道欽此又于二十五日奉本部送吏科抄出廣東道監察御史李玄題爲銓政關係至鉅等事初十日奉聖旨這所奏有裨銓政著該部酌議行欽此又于二十八日奉本部送吏科抄出戶科給事中孫紹統題爲吏治日就于頽等事十二日奉聖旨吏部知道欽此又于十二月初三日奉本部送吏科抄出戶科給事中朱欽相題爲皇恩已溥而猶有未盡之恩等事閏十月十二日奉聖旨陞遷論望亦當論資俸豈得營求躁進大臣去留自有定評且當自審年力不必各以私意紛紜該部知道欽此又于閏十月二十六日奉本部送吏科抄出兵科給事中朱大典題爲世風日競等事十四日奉聖旨該部知道欽此又于十一月初二日奉本部送吏科抄出廣東道監察御史劉徽題爲敬陳用人之效等事閏十月十七日奉聖旨該部知道欽此同日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福建道監察御史李思啓題爲銓政方新仰陳末議等事本年閏十月十八日奉聖旨該部知道欽此又于

十一月初十日奉本部送吏科抄出浙江道監察御史
劉四端題爲司官有必不可踵之陋規等事閏十月二
十六日奉聖旨該部知道欽此又于同日奉本部送吏
科抄出浙江道監察御史劉之待題爲銓司關係匪細
等事閏十月二十八日奉聖旨冢卿銓政方新自能次
第振飭不必條議紛紜以滋牽掣該部知道欽此又于
十一月十五日奉本部送吏科抄出陝西道監察御史
沈猶龍題爲恭釋明旨煩言病銓等事初七日奉聖旨
督師輔臣朕非不念勞苦但封疆事重還藉料理沈猶
龍如何輕議姑不究餘著該部酌行欽此又于二十三
日奉本部送吏科抄出吏科給事中郝士膏題爲銓法
壅極當通等事二十一日奉聖旨近來京堂填壅皆因
推陞太多爾每科道官却不言及以後都著查照舊例
陞轉不得徇情濫推其例推方面不到任的限外卽作
缺另補不必一年該部知道欽此欽遵通抄到部送司
竊惟年來聖主當陽百僚布列可爲盛矣而言者每憂
底滯蓋當神祖屯膏之後而又值四方多事之秋不得
不弘開網羅破越常格然而圓極未免毀方通極因而

成塞諸臣臚列敷陳明旨叮嚀申飭犁然備矣茲因諸臣之議宜申畫一之規案呈到部爲照國有成法則人無越思欲止獵較在先簿而正祭器欲杜躁競惟遵法而率舊章但能平政而行自不必每人而悅然而遵循既定亦自可相安以恬採集羣謨條成銓格計無便于此者謹列欵上請伏乞聖明勅下遵奉施行

一功令之遵行宜信頃臣再剖良心一疏凡內之講陞者講調者薦人者外之咨陞者咨調者保留者腹裏而作邊俸者一槩不行已奉旨欽遵以後恪爲遵

守勿開便門凡撫按題咨除邊方遐方及重地需人甚急者量爲酌覆外其餘俸深無過者臣等自當循次遷轉不得援以爲例伏候聖裁

一京堂之疏通宜議近日京堂之壅極矣歷階而陞幾無安頓而增益不已將安定乎二月間欽奉明旨添注原非舊章且員數尤濫故行停止但念起廢人多姑准將見在添註各官遇缺遞轉陞補仍限至四年冬止蓋卽添註之中已設限制之法近來添註無非頂缺者然不免速遷頻轉以爲出缺地愈多愈壅

疏通何術真不知後浪之所終而前薪之所止矣勢窮理極不得不受之以節以爲明冬盡停之地其遷轉之法除緊要衙門衝邊巡撫難拘俸次外其餘起廢者論資平轉者論俸未任者不得遽遷有乞差乞假者聽俟資俸已及貫魚推轉如起而不赴者病而請告者卽允其辭以俟起用庶幾節流疏滯之法京堂旣壅則藩臬之內移無地不必以有用之才競逼窄之路言者亦屢及之但旣至左轄宜推一二節鉞次亦卽推京堂庶足鼓勞勩之勸伏候聖裁

一巡撫之久任宜議臣前疏云可以救民者莫過于巡撫宜選擇破格而用之久任而優擢之非特以深歲閱藉輕熟也巡撫綱紀一方入境以後賜履延袤者或經年而文移始徧條教始行若非久卽遷則傳舍其官而遽廬其政與地方竟未徹入矣茲擬以三年爲率如緊要地方保障功高借寇情急者仍加銜久任以需崇晉固惠綏之切務也伏候聖裁

一部屬之俸序宜定萬曆二十九年八月該選司郎中鄧光祚題准部官陞遷俱有定規禮部七年以上

陞參政五年四月至六年陞副使四年六月陞參議
三年二月至四年陞僉事兵部八年陞參政六年八
月至七年陞副使五年四月至六年陞參議三年二
月至四年陞僉事戶刑工九年陞參政八年陞副使
六年陞參議四年四月至五年十月陞知府三年二
月至四年陞僉事南吏部與禮部同南五部與戶刑
工同遵循以來非一日矣近陞轉稍速卽不能盡如
舊法亦宜稍爲限制大約陞府以四年爲率餘俱俟
俸陞轉卽酌量人地只在三四人之內惟學道邊道
須審才論望不得拘拘俸次然亦選擇于俸資相近
者而拔其尤不得過爲凌越也有畔之田不爭日至
之時皆熟誰不安于恬乎伏候聖裁

一兩司之官制宜復國家設官原有位置按察司則
按察使副使僉事布政司則左右布政參政參議由
僉事而參議參議而副使副使而參政參政而按察
使按察使而布政使俸滿挨陞衙門自異安得加銜
自藩臬兼官兩司幾混而懷安者思久任獵俸者思
蚤陞占據一缺可臬可藩坐而待遷而保留之風熾

矣神祖時啓事往往中閣故權宜兼官今皇上用人如流報可如響循俸陞轉又何事兼官乎卽云仍襲已久所在兼官急難修復然請自今以後以漸補實缺爲主不得已始補兼銜行之數年自可復祖宗設官之舊此急宜加意者也伏候聖裁

一序遷之俸次宜定自昔唐虞尚行考績之法豈當今日反可行越格之事知府有師帥之責舊有五六年始陞者茲卽量爲之節亦宜考滿方推而藩臬各官挨俸遞遷各見績用毋得凌越若超遷學道邊道不妨稍越俸次夫既定其應轉之格明列其俸序之規卽有躁進者自安於其序之尚淺而無營卽有孤子者各翹首于程期之相逼以自慰何事吝且保乎惟是藩臬無多俸次有定雖悉心爲之位置而人地遠近或難盡拘然大吏之郵程亦便惟務遵憑限刻期赴任撫按官按季將各官到任日期據實報部過違憑限者開缺另推若邊遠地方卽以規避論從重議處固當共畏簡書不致耽悞地方也伏候聖裁

一邊道之遷期宜定嘉靖三十一年該本部題准邊

道凡百艱勞倍于腹裏各官有裨益邊方者三年之
上加陞二級其任淺者兩司互轉比之腹裏量減年
資仍留邊方管事蓋邊道皆選擇而用必三年報滿
特加二級以酬勞績若蚤遷則不便考成是勞臣而
僅博一級也若通理前俸則藩臬品級不同強爲通
理而欲再加二級是一任而加三級也俱非正體以
後照舊邊俸另序非三年滿後不得咨陞如有咨陞
止量減年資不得通理前俸庶免參差若邊道勞績
茂著卽憲長右轄例可徑推節鉞固不必蚤遷躐級
不能上下其手年月因循先後指掌更何紛乎若候
選之人株守點卯無論選人薪桂堪憐而向來點卯
多雇倩包承何取填庭塞闕宜一切不計斷卯序次
已定凡選未及者許給假回籍需次赴選但里居日
久不無事故假滿赴部必須本州縣起文里鄰甘結
以防頂冒至本部効勞人役勞分三等滿有定期選
有定數斷不妄濫而各衙門効勞者再不得移咨以
求收選亦所以共惜名器也伏候聖裁

一各省之號簿宜一向年各省按部文書俱用巡按

半印號紙以防詐僞甚關係也然號簿零星舉貢有冊吏行有冊文選有冊考功有冊大堂冊庫有冊頭冊武多小冊錯亂往往查對不合則有號與無號同今議每省只用號簿一樣二扇一投本部一貯本院一紙挂上下二號上號挂吏字號下號挂察字號半印鈐蓋自一號起至一千號止不拘舉貢監儒官吏挨次順發若一千號紙將完卽再依式鈐進自一千一號起至二千號止層累而上以至幾千幾萬冊無重號紙無奪倫文書到部按號查對入手便知到服也伏候聖裁

一有司之考語宜嚴夫親民者莫有司若矣而本部之黜陟則據撫按司道之考語撫按之考語又皆以司道爲據也邇來除復命冊揭齋表入覲外其季報考語註劣者寥寥不一見卽有開劣不過卑官而府佐縣正更不一二見以致每次推陞索瘢于句字之間殊爲未便以後合行撫按每年四季將應劣官員據實報部而府佐縣正不拘科甲每季開報考語數字不必文致其詞只明示上中下等差庶本部可憑

爲酌陞之資撫按亦得伸其彈壓之柄若槩注優考
本部別有的據轉以左官是司道之蒙蔽撫按必不
甘受也伏候聖裁

一各行之選法宜定年來恩選開而貢塗壅矣事例
廣開而吏道襍矣各衙門咨送過多而襍途益壅矣
因其資格排定行頭舉貢例粟則以上選爲序吏典
印承則以冠帶爲序援納各行以咨到爲序考定各
官以考案爲序序單一照年咨截取一照序單俱有
一定之格不惟聽選者不得僥倖以私卽當事者亦

便見簡易直截而飛跳詭冒諸弊庶足操其要領矣

伏候聖裁

以上諸條多祖宗之舊章而修舉其墜諸臣之忠告而
裒集其成伏乞天語嚴飭俾得設誠致行臣等挈餅之
智或可藉手以仰報聖明萬分之一謹題請旨

恭繹明諭循職披陳以暢皇仁疏

崑爲大理寺卿

金世俊

臣等備員棘寺逾年以來斤斤三尺法有當執者必盡
破情面以振皇上之紀綱情或可原者亦歷有平反以

昭皇上之明允大審屆期圍扉望澤乃于四月十八日
恭奉聖諭張鳳翔等五人特蒙解網不惟五家老小感
更生而五體投地抑且萬衆見聞頌帝德而三祝呼天
此真中外一大快舉也舊冬兩行大沒纍囚自分必歿
特頒恩旨停刑今茲大審將臨累囚延喘望生先沐特
恩賒命大小臣工乃知曩日諸臣之罹法特欲懲其錮
習以儆積玩而矜恤之恩自將需時而沛蓋霜雪嚴凝
之候卽藏春光浩蕩之根雷電合章之時政爲解澤旁
流之地今夏大審臣等從法官之後惟應細酌爰書靜
候聖裁豈宐復有陳請攘主上之善以自爲名伏念臣
等叨皇上司平之官逢茲盛事寧無一言以奉揚德意
竊惟國家典制有已定之案而復有熟審大審之舉當
定案之時務求其確雖情有可原而法無可貸則不得
不從法以創天下之情厥當審錄之時又務求其疑雖
法已一成而情可末減則不得不原情以廣好生之大
德用以曲鬯勸威鼓舞臣庶道固竝行而不相悖者伏
讀聖諭如鄧邦漢王惟善之類以及軍徒等罪俱詳審
酌議奏奪大哉王言包含甚富則獄中一二罪臣有如

張鳳翔之類者能無切冀推恩者乎仍望聖慈于大審之前續有沛發則不測之恩俱出自皇上而臣等職掌攸關亦與有榮光矣

監房等工有緒謹陳支放簡明之法疏

昔為工部
署部事左

侍郎加服
俸一級

金世俊

營繕屯田二清吏司案呈崇禎五年五月二十六日奉本部送工科抄出提督工程工部左侍郎加服俸一級金世俊題稱德陵監房果園兩工急須錢糧監督者恐缺料而成稽司庫者又恐過發而成濫臣謂領者與放者必當相照查舊有月截一法置循環二簿給發各差每月做過工程若干上過夫料若干該價若干月終報繳發司截算領過錢糧有無存剩送庫查照如有餘則停支不足則再給如此則銷算以時而浮濫自濤接濟應期而工程自速法無便於此者伏乞勅下臣部著實舉行等因具題二十五日奉聖旨據奏月截法行浮冒可清工程自速該部卽酌議具奏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奉此相應具覆案呈到部臣等看得各工估計惟

約畧大凡而節省核實全在臨時斟酌故課工喫緊宜
勤截算今各工亦非無循環報部止開其所上夫匠物
料以爲工完總算之案而每月工料價值視領過銀數
爲餘爲欠無從知之故或前領未銷而復給則金錢未
免長發或前領已盡而不繼則工程爲之稽延此領者
與放者不相照之故也而欲使相照惟有月截完欠之
數送庫以爲確據而已查萬曆四十三年該部覆科臣
何士晉疏內酌領狀一欸議於收後接粘一紙備開原
額及先領今領之數必完過八分總撒相符方准再給
其未完二分仍於下次帶銷崇禎四年該科臣張承詔
題爲敬循職掌等疏內勤稽核一欸謂領銀俟工完而
始銷算其影射必多議每月以領過銀兩上過物料及
銀之有無存剩開報部科巡視然後因之以發銀接濟
等因業經該部遵旨議覆奉有欽依在卷總期截算前
領以爲後領之準也臣深有味乎其言欲圖所以行之
者而未有路閱舊冊有月截一簿欣然會心已而細詢
旣行矣而何以不行則月月而算未免任勞也一一而
吹未免任怨也旣截之後便須接濟或不能應難爲充

耳而姑爲閉目也此行而復輟之故也臣以爲人臣任
事勞怨何辭而出納錢糧寧使知而待發豈可使發而
不知臣故以爲此法終不可罷也乞勅下臣部著實舉
行自今月爲始請行各工監督各給循環簿二扇將月
內所做工程所上夫料備細開報循去環來每於次月
初三日繳堂發司磨算視所領之數有無存剩如透支
則卽爲扣抵如果不足則速爲接濟送庫查驗使耳目
曉然而呼吸相應清浮濫而速工程當可操其窾會矣
惟是各工開報必確該司磨算必清全在諸臣悉力而
工完之後更有巡視科道細加裁核又不以月截便爲
成數其法自綦密也伏乞皇上裁察施行

兩河利害甚鉅疏

昔爲兵部尙書兼都察院
右副都御史總督河道

朱之錫

黃河建瓴萬里及入河南以下土壤旣鬆羣流奔
滙泛溢之害無代無之元以前河猶從北入海其
間議塞議防官窮於智計民困於徵徭者載在史
冊難以縷數迨至前明用河資運夫有歲編銀有
額設戒愆之法非不周也乃二百餘年之間被大

害興大役者猶至五十餘見當時所稱治河能臣如徐有貞塞張秋役夫五萬八千劉大夏塞荆隆口用軍民夫十二萬餘潘季馴先後行河役夫俱至八九萬甚至曾如春曹時聘蒙牆之役遞年役夫俱以二十萬計所請帑金亦復不貲我朝因明之舊數百萬

京儲仰給東南黃河自滎澤以至山陽南北兩岸垂四千里苟蟻穴不戒漕且中斷則凡所以籌河者豈能與前明有異臣自蒙

恩受事稽之故籍問之水濱前明經營遺蹟數十年來廢弛已甚如太行遙堤政宋任伯雨所謂寬立隄防約攔水勢者治河要策無以出此而竟以工鉅帑訕議寢至於運河自通惠至董口清口至江共計二千餘里防淤防淺舊時規制僅存十五以臣職掌論之何事不宜修復然今者司農告匱民力凋敝無論舉贏未易卽斤斤歲修常例河帑餒額漸苦捉襟臣早夜焦思實有不能一刻卽寧者爲今之計亦惟是內酌盈虛外權緩急隨時補苴期

不失爲治標之策而已除應有急修工程俟司道
勘報容臣酌議具

題外今據見行事例有宜稍加損益以裨河政萬分
之一者共得十事一曰陳明河南夫役一曰酌議
淮工夫役一曰查議通惠河工一曰特議建設柳
園一曰嚴剔河工弊端一曰釐覈曠盡銀兩一曰
慎重河工職守一曰申明河官專責一曰申明激
勸大典一曰酌議撥補夫食各爲一疏仰請

睿鑒施行

通漕疏

插河一帶原因漕輓重計人力開鑿哀滙衆泉分
濟南北得雨則泉流常潤湖櫃可收久旱則泉脉
先枯湖身日涸且南旺爲運河之脊南至臺莊北
至臨清地勢窪下全賴上下四十餘牖遞相灌輸
否則一洩無餘舟膠而不可行矣原與長江大河
天然利涉者不可同日而語也以故運河之水止
以六捺爲限在明會典所載漕船有定式載米有
定數取其入水不深易於浮送而於各牖偏漕之

禁尤諄諄三致意焉且云公差內外官員人等乘坐馬快船或站船緊急公務就於所在驛分給與馬驢過去不許違例開牖我

朝順治十三年十二月亦經工部

題覆巡漕臣侯于唐申嚴開座等事一疏內開牖座啓閉原關糧運務照舊例首先糧艘次及官商等因奉有依議嚴飭行之

旨欽遵在案總緣天時地利不得不然故權衡事勢而勒爲禁例有如此也况從來瀕河地方春雨嘗少舊例惟恃伏秋時雨盛行收入湖櫃接濟下年新運奈東省自去歲以來乾旱異常境內各山滴水未發雖竭力支持舊漕幸而告竣然山泉之小者多枯大者已弱湖水之舊者盡放新者無收臣日夕憂懸未敢寧處屢經檄行司道廳印等官倍集鄉夫加挑河身多設牖壩搜剔泉源疏通會河務使一勺無遺盡爲漕用但恐雨澤仍屯來源旣澀人力雖竭難與天爭有不得不鯁鯁過計者查臣於康熙二年九月內具有敬陳河漕等事一疏內

船式一事已經部覆奉

旨頃閱邸抄復經倉場臣白色純等條

奏現行會議然如式打造尚屬遠圖目今急籌尤在
催剝除一面移咨倉場總漕臣會商不敢瑣陳外
至于牐禁一事已經工部

題覆未奉

俞旨復經兵部覆議內開奉

旨差遣及赴任官員船隻仍令糧船讓路放過在諸臣
固因

王事起見但官差各船原聽隨漕啓放未嘗禁阻行
程且所難者不在讓路而在牐板內之涓涓水利
耳若牐禁全弛官差船隻絡繹不絕雖仰體

國計固不乏人其間心急行程惟圖便一己之私不
復顧

京儲之重往往到牐勒催啓板積水無存牐內糧船
必致淺閣甚有裝載重艦需水浮送船役假藉聚
集多人分守各牐上牐之應閉者強之使開洩水
下注則重運之在上者阻矣下牐之應開者強之

使閉留水待船則重運之在下者又阻矣當此天
旱流微之日即使恪守漕規毫無紊越猶恐輸輓
維艱若再視爲末務則涓滴幾何節宣盡廢而欲
其泛舟飛渡豈可得哉臣以爲公差緊急雖不能
盡由於陸路不妨差船漕船兩相照應至於赴任
官員南來北往無日無之果使遵照水程卽隨漕
而進何致悞限倘志存叱馭則河路紆迴原未禁
其從陸似又不可不盡臣諒以全
國計也伏懇

皇上

天語渙頒特賜申飭除緊急差船兩相照應遇便讓行
外其餘船隻務遵例隨漕前進毋容船役擁衆牘
上強勒啓開阻誤糧艘如有故違照例參究仍容
臣刊刻榜文豎立各牘庶人心有常目之儆而漕
事無廢墜之憂所裨軍

國非淺鮮也

欽奉

上諭疏 昔爲刑科左給事中加一級

金漢鼎

順治十六年十月十九日恭接

上諭論吏部刑獄關係重大聽斷理宜速結今刑部日行事件凡奉諭旨及由科抄者俱依限完結其不能依限完結者必先題明至別項送審告訐等事延遲不結者甚多應差科臣不時稽察其應行事宜爾部會同該科酌議具奏特諭欽此該刑科都給事中粘本盛等於十一月初六日題爲遵

旨題差事十二月十二日奉

旨刑名原係刑科職掌這稽察刑部送審告訐等事著爾科左右給事中輪流差遣其新資官與五科輪流別差欽此又該刑科都給事中粘本盛等於十月十九日題前事本月二十五日奉

旨是著金漢鼎去欽此欽遵臣跪捧

綸音深慙蚤負仰見我

皇上欽恤洪慈雖古泣罪解網之仁不是過也臣雖驀劣敢不盡心稽察以稱任使除奉

諭旨及出科抄并通狀事件俱有

題定期限遵行已久今送審告訐等項事務繁襍頭緒紛紜刑部爲

朝廷庶獄之總必有事關重大方准申理若乃睚眦小忿構成怨毒之端雀鼠虛詞徒長刁奸之習以致囹圄充塞案牘煩興反使正務寢閣而不行

欽件經年而弗結上干

天地之和仰塵

至尊之念此尤臣子之心所大不安者也但稽察事屬創舉條例未能遽詳謹先將應行事宜臚列八款

恭請

睿鑒裁斷施行

一速催審以稽察積案凡送審告訐等事俱係未

經

題明者臣科無案可查應請

勅下刑部自

上諭以前凡一切未結事件詳註緣由敘清月日盡數造冊移送臣科俱限一月內審結間有真正重大事情聽該部司官說堂量與寬限如有托故耽延

者臣科指參

一設印簿以稽察號件凡送審告訐等事自

上諭以後者應令刑部十四司每司各造號件簿二扇
用堂印鈐蓋一送臣科查核一存部堂備照將送
審告訐等事逐日登記每月二次臣科稽查如有
遺落件數顛倒月日者臣科指參

一定限期以稽察遲延查六科舊例凡科抄到部
俱限二十日具覆今送審告訐等事如人犯原在
京城近地就事質審應照科抄例限二十日結案

間有真正重大事情不得不遠提者應酌量道路
立定限期俱令本部堂上官於准狀日分別事情
批限發司如有節外生枝借端行提以致耽延時
日株累無辜者臣科指參

一彙畧節以稽察隱漏凡科抄到部俱有紅本貯
科臣能悉其始末今送審告訐等事臣科無案可
查且清字狀詞俟告准後方翻出漢字保無吏書
借此舞文致滋隱漏挾嚇等弊嗣後滿人凡告旗
下人及民狀詞必須兼用清漢字方准審理堂上

義烏縣志 卷之十八
官卽於准狀時同漢字狀一例批限該司經承一
例備造原被干證姓名及狀內簡明畧節并堂上
限期登入號件冊內不得隱漏如有前弊臣科指
參

一定註銷以稽察審結查六科科抄到部每月各
部赴科註銷二次今送審告訐等事亦應每月赴
科註銷二次但臣科若止憑號件簿令書辦臨時
登答恐有以未完作已完更有雖已審鞫尙未發
落者應令該司另造註銷冊一本用印鈐蓋各經
承依期持赴臣科查核其已結者於前件下註明
某月某日依限審理發落訖并將審結情罪緣由
備寫簡明畧節以防虛偽其未結者仍於前件下
註明限內未結字樣以憑查對如踰限不結朦朧
報冊者臣科指參

一掣卷宗以稽察朦混凡科抄到部俱有紅本貯
科今送審告訐等事只憑冊報自後刑部各司不
論大小事件每事必立卷一宗審語情罪俱備清
漢字存案臣科不時掣取勘對如有與報冊不符

者臣科指參

一禁濫准以稽察誣詐凡漢人告滿人必遵
題定例由通政司准過方送刑部至五城既設滿漢
御史一切輕重事情俱可審明結案間有事關重
大亦必

題明然後送部其滿漢狀詞被告不許過四五人證
佐不許過五六人如告後續報姓名希圖出票生
事者不准行提卽被告止許就本案報干證一次
如扳累無辜妄覲遮飾者亦不准行提如事涉瑣
細不許濫准以長刁風如被告提到已久而原告
托故刁延不赴審理應令該司呈明堂上官徑與
註銷以懲訐詭倘有不遵者臣科指參

一臨監獄以稽察淹滯固圉嚴扁原以羈禁重囚
今送審告許等事每有提到人犯未經審鞫輒行
收監曲直未辨而人已早斃獄中無端冤命實可
矜憐嗣後惟重大事情止許將正犯送監其餘證
佐牽連及事不關緊要者一槩不得濫禁卽各城
門墩鎖亦不得濫及無辜仍容臣不時親臨查點

倘蹈前弊臣科指參

以上八款臣止就愚昧所及約畧敷陳其有未盡
事宐容臣於稽察之後再有訪聞陸續具奏再照
臣所酌條例奉法不敢不嚴伏乞

皇上軫念刑獄重大

特允親裁或

勅都察院大理寺會同刑部秉公覆議永可遵行臣惟
有矢心執法不徇情面不避怨尤以期無負

皇上祥刑之至意而已

再陳推廣矜全之議以順天心疏

臣惟天地之大德曰生王政所務詳惟獄其在易
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明乎雷雨者上天
之愷澤赦宥者

人主之湛恩也在周官曰司刺掌三宥三赦之法一宥
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一赦曰幼弱再
赦曰老耄三赦曰愚蠢原古哲王立法之意誠慮
斷者不可復續死者不可復生故不憚其詳其慎
寧失出母失入耳我

皇上因久旱不雨夙夜靡寧旣摠祈禱之誠復特簡滿漢大臣慎理刑獄

新綸甫沛甘澍隨施長安旄倪歡呼踴躍仰見

皇上精誠感格如此其顯且捷也在事大臣自能虛公推勘有枉必伸以期副

如天好生至意乃臣顧鰓鰓慮者司寇所繫事皆重大非強盜得財則殺人抵命非貪官蠹役則逋稅侵糧幾經覆讞強半定辟諸如此類果係情真罪當何妨立置典刑卽視息囹圄已屬過倖然得毋

有行劫成招贓無指實贖貨正律跡尚模糊懲貪所以恤民也保無有察訪奸惡而鬼車冰砌治蠹所以護良也保無有吞舟網漏而李代桃僵侵肥顯著固爲法所難寬鬻變無途似亦情有可憫他若狂愚獲譴未邀浩蕩之

洪恩註誤蒙辜猶冀高深之湔拔所當竝加矜察求生於萬死之中者也第恐諸大臣惕於意增意滅之嫌或躊躇於刑疑罰疑之議一經觸罟三面難開伏乞

再勅滿漢大臣反覆推詳務求情實勿撓衆是勿泥
成招閱招詞必詢口詞自可破畏威懸坐之弊盡
我心仍合衆心不必避深故縱出之疑矣抑臣更
有請者部禁之罪囚有限天下之讞案無窮若止
數監犯以求生恐全活無幾尚非推廣

皇仁之意也如各省大小罪犯情事豈無註誤罪案豈
無重輕曾經京詳者悉聽滿漢大臣會同剖鞫細
閱全招秉公覆覈稍涉疑竇徑行駁正其未經京
詳者仍

勅各該撫按虛心研訊務在得情勿憚對讞之煩仍
批原問致臆見之難翻勿恤平反之難有礙前官
俾覆盆之終抑如此則在內在外獄禁一清感召
天和甘霖大沛普天率土共慶豐亨於以仰答
皇上所天恤民之盛心匪渺小矣

請飭城垣疏

臣惟國家開創以來海宇廓清輿圖式闢分疆畫
野郡邑星羅其間所以固民心消外侮者惟賴垣
墉堅鞏肩鎖森嚴俾億兆有所恃以寧居草竊有

所憚而戢志故雖勞一時之力可以維萬世之安
建一方之威足以弭震鄰之釁則城守一節誠不
可不急講也臣按漢高祖庚子六年冬十月令天
下縣邑城蓋自嬴秦墮壞之後城郭堙毀漢祖心
鑑前弊力行修復所以疆圉底定享曆悠長卽如
蘇之崑山嚮有倭患明正德間輔臣顧鼎臣創議
建城嗣是之後邑賴安堵又如臣鄉縉雲義烏永
康從來未有城郭明季白巾竊發罹禍獨慘况天
下無城州縣實不止此卽此觀之則城守斷不可
緩也明矣臣非不知度支匱絀興作爲艱然近若
大同陝西以至蜀之順慶號爲凋殘之極惟其文
武同心士民協力毅然肇舉不日觀成何嘗費公
帑絲毫而雉堞已改觀矣然則何患工績之難就
患地方官不肯實心任事耳懇祈

特勅各該督撫分道稽查凡有城垣頽塌者宜令地方
官盡心修葺或多方設處或量勸捐助乘三時之
暇刻期鳩工務使增高浚深緩急可恃其無城而
圖創造者工費自繁宜計功之大小需以歲月大

或寬以五年小或俟以三年一切設處捐助之資
 歲終俱合造冊申報道府道府覈其成數量估足
 用然後動工在州縣不得借端侵漁以衛民之名
 而行其斂怨之實如有訪聞據實參處在上司亦
 不得偷安推諉以畏難之故而長其悞事之心如
 果雉堞堅完勞績懋著所在官紳士庶自當紀錄
 獎敘分別勸功蓋以一勞圖永逸雖勞民不以爲
 過誠使在在有金湯之固則伏莽自可潛消伏莽
 既消則民志從此大定於以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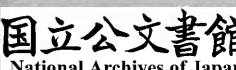
宵旰之憂而奠萬年不牧之業所關匪渺小也

箴

續丹展箴

王禕

官箴王闢古之誼也唐李衛公獻丹展六箴于其君
 立意措辭分章指事忠愛之道藹然可觀其殆有所
 諷刺而抹君於得失箴諫之誼者矣然其言之猶乏
 剴切君子病焉禕不自揆因掇衛公之餘旨取夫善
 可爲訓惡可爲戒而人臣所難言者極言之作續丹
 展六箴



宵衣箴

天運不息昏昕有恒有恒伊何宵終則明人君體天夙
興在廷宵向終矣君胡不興宵終不明天運乃愆宵終
不興君斯違天珮玉晏鳴荒淫用宣鷄鳴而起大舜稱
賢

正服箴

維袞與冕君服堂堂以朝以祭視瞻所宗玉衣示侈商
祚以亡估服稱妖漢室乃傾一服之華若未過靡孰知
禍殃鮮不職此皇王所戒不物不軌三服罷官著美停

史

罷獻箴

爲天下君職在養民匪以天下徒奉一人取民有制壞
奠式陳貢獻無藝喪亂之因淫聲冶色使君聾瞽奇物
異品竟亦何補却蛤焚裘爲事非矩儉德著聞齊風堯
禹

納誨箴

臣言劓君如批逆鱗大誅小斥何益於臣臣豈求益凡
以益君君弗臣聽匪愚則昏從君轉圜是謂能改一事

十諫庶無後悔聖維堯舜芻蕘猶採拒諫遂非不敗奚待

辨邪箴

人心不同有如其面面則易知心實難見心之奸邪陰
運潛變審之察之貴在能斷秦斯豈許唐杞非諛欺君
誤國面是心殊此而弗辨家國淪胥知人則哲欽哉聖
謨

防微箴

春秋謹始大易知幾思患預防必防其微莽卒篡漢貂
終危齊惟微弗防遂至噬臍不觀堅冰其初履霜滔天
之水實由濫觴惡過無小雖小勿將積之久矣社覆宗
亡

縣令箴

劉同

古謂縣令上應列宿苟非其人其殃民受凡民所利令
當與之凡民所病令當去之其去其與休戚在茲如秋
月之明如玉壺之清毋假公以漁利毋小惠以沽名勿
嗜酒以妨政勿暴怒以酷刑宜遠讒佞宜撫孤寡惟彼
賢哲克稱厥職賦役日均田野日辟戶口以增詞訟以

息流竄來歸姦殘屏迹惟彼愚蚩物欲繫累肆意酷貪
恬不知畏已而獲咎中心始愧蠖屈鼠劇徒自長喙予
以菲涼來合茲土夙夜孜孜慚無裨補而今而後尚亦
勉旃罔俾卓魯專居合賢慈以撫衆廉以律身自公退
食昔誦斯箴

檄

代李敬業起兵誅武后檄

駱賓王

彼僞周武氏者人非溫潤地實寒微昔充太宗下陳會
已更衣入侍洎乎晚節穢亂春宮密隱先帝之私陰圖
後庭之嬖入門見嫉蛾眉不肯讓人掩袂工讒狐媚偏
能惑主陷元后於翬翟致吾君之聚麀加以虺蜮爲心
豺狼成性暱狎邪佞殘害忠良殺子屠兄弑君鳩母神
人之所共疾天地之所不容猶復包藏禍心窺竊神器
君之愛子幽之別宮賊之宗盟委之重任嗚呼霍子孟
之不作朱虛侯之已亡燕啄皇孫知漢祚之將盡龍漦
帝后讖夏庭之遽衰敬業皇唐舊族公侯冢子奉先君
之遺訓荷本朝之厚恩宋微子之興悲良有以也桓君
山之流涕豈徒然哉是以氣感風雲志安社稷因天下

之失望遂四海之推心爰舉義旗以清妖孽南連百粵
北盡三河鐵騎成羣玉軸相接海陵紅粟倉儲之積匪
窮江浦黃旌匡復之功何遠班聲動而北風起劍氣衝
而南斗平暗鳴則山岳崩頽叱咤則風雲變色以斯制
敵何敵不摧以斯攻城何城不克公等或居漢地或叶
周親或膺重寄於爪牙或受顧命於宣室言猶在耳忠
豈忘心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儻能轉禍爲福
送往事居共立勤王之師無廢大君之命凡諸爵賞同
指山河若眷戀窮城徘徊岐路坐昧先幾之兆必貽後
至之誅請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

論訓議

答客問

僕大德中忝被選舉一時後進之士多見拔擢而僕
方居田里或譏其苞苴不脩以爲迂闊乃倣昔賢述
其問答之辭云

客問主人曰蓋聞周乎道者不貞於小諒通乎變者不
偏於俗度所以超尋常而建榮名者也是故劉澤捐百
金而王全燕不韋資奇玩以相強秦由此言之豈非仁

者固以財發身耶今吾子餐醇醑襲芳華畢弋文翰之
林而藩道德以爲家有日矣生逢熙洽之朝名廟英俊
之列曾不能披金閨歷絳闕騰翕輿揚睂鼓舌使聞
之者瞻寒炙之者手熱下是猶不得輸筋力效智能於
斗食之末然且黽勉趨趨擇地而趨持下執雌以蹠蹠
乎泥塗子之爲術不旣疏乎於是主人瞠然而眎蹶然
而笑曰若客之言毋乃眩勢交之榮悴昧俗化之隆庳
睹權橈之利用而將乘之階阨也曩者王途塹濁獬狡
接足悻悻婢婢壤壤轟轟川奔焱馳爪拏角觸富者陷

顯榮貧者嬰賤辱當是之昔毀廉爽行懷膏潤以賈婦
悅者蓋不可勝錄也一旦恩移勢奪權傾位軋金銷石
毀星離電滅信夫以膏沃火者膏盡則火微以利錮交
者利盡則交絕爾其便翹捷疾更起迭仕朝據要津夕
僭羈旅曾得喪之幾何而蒙詬於終古是空顏子殉志
於簞瓢魯連唾腕於商賈長鷺獨立蟬蛻滓溷而弗顧
也今國家陶泰和滌淳源軼燧農轅義軒龐恩濺澤旁
魄布濩圓顛方趾之民濯沐伸化者無不抱信讓揭貞
素籍禮義之衽席服中正之冠屨時則羣公庶尹濟濟

麟列膳聲發采作世玉雪譬若以伯夷爲太傅曾參爲
司徒公儀休爲御史孟公綽爲尚書原思爲博士於陵
仲子爲大夫鮑焦給事於黃門黔婁待詔於公車邈哉
此非常之際巨億齡之所無由是遐馭裔壤鬼岸之士
莫不舒翹振華纓冠縱履喁喁于于以觀羔幣之所抵
雖以眇膺邈迤朝佔夕呻亦且睢盱批振羞沒齒而無
聞也然而淹速有時顯默有宜故甘生以童孺都上卿
而太公白首乃爲萬乘師此理之固然而物之不可必
齊者也今吾子處盛昔而談叔季當羣居而言財利亦
之何笑嗚玉曳履之舒徐而欲挾纖離騶裊以助其駛
耶客乃憮然有問曰夫市井之言不足以陳於先生之
前固也敢問君子之將售其志者亦潔名以爲高矜已
以自熹而已乎主人曰何爲其然也昔百里用秦鬻身
五羊鞅介嬖豎厥開富彊毛生重趙引錐脫囊孔舍魯
而歷聘摯匿媵以要湯是皆韞不世之閔畧將圖霸而
謀王誠懼夫厥志之弗究寧卑已而皇皇夫以鯁生駢
淺毫補縷拾退若失九牛之一毛進若增太倉之一粒
固宐量質而容度綆而汲亦安敢肩聖喆而駢立哉乃

若樹不食以爲名宋司城之寶也弗枉尋以合汙鄒孟氏之道也斯吾徒之所知而百世之師表也且予聞之昔盈皆虛天理之嘗迺仁迺義人道之綱是以君子立不易方故曰勿行爾悔無患名不大勿信爾欺無患祿不隨客獨不觀夫蘭滋九畹珠婚重淵無脛以白致無舌以白宣至其流光晶吐郁烈則人亦莫得而棄捐也若夫卜生投間於乏興張季籍勢於雄貲相如發軔於武騎次公奮跡於沈黎是亦非窶人子之可幾獨共已埃命而奚疑

六經論

王禕

六經聖人之用也聖人之於道不徒有諸已而已也固將推而見諸用以輔相乎天地之宐財成乎民物之性而彌綸維持乎世故所謂爲天地立極爲生民立命爲萬世開太平者也是故易者聖人原陰陽之動靜推造化之變通以爲卜筮之具其用在乎使人趨吉而避凶書者聖人序唐虞以來帝王政事號令之因革以爲設施之具其用在乎使人圖治而立政詩者聖人采王朝列國風雅之正變本其性情之所發以爲諷刺之具其

用在乎使人懲惡而勸善禮極乎天地朝廷宗廟以及
人之大倫其威儀等殺秩然有序聖人定之以爲品節
之具其用在乎明幽顯辨上下樂以達天地之和以飾
化萬物其聲音情文翕然以合聖人協之以爲和樂之
具其用在乎象功德格神人春秋之義尊王抑霸內夏
外夷誅亂賊絕僭竊聖人直書其事志善惡列是非以
爲賞罰之具其用在乎正義不謀利明道不計功由是
論之則六經者聖人致治之要術經世之大法措諸實
用爲國家天下者不可以一日廢也孔子嘗曰我欲託

諸空言不如載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後世學者因以
謂聖人未嘗見諸其行事而惟六經是作顧遂以空言
視六經而訓詁講說之徒又從以浮辭曲辨肴亂之其
弊至於今幾二千年於是聖人致治經世之用微矣嗚
呼聖人之用載於六經如日月之明四時之信萬物無
少替也天地之所以位萬物之所以育世故之所以久
長而不壞者繫孰使之然也或曰六經聖人之心學也
易有先天後天之卦乃聖人之心畫書有危微精一之
訓乃聖人之心法詩者心之所發而禮由心制樂由心

生者也春秋又史外傳心之要典也又曰說天莫辨乎
易由吾心卽太極也說事莫辨乎書由吾心政之府也
說志莫辨乎詩由吾心統性情也說理莫辨乎春秋由
吾心分善惡也說體莫辨乎禮由吾心有天序也道民
莫過乎樂由吾心備天和也心中之理無不具故六經
之言無不該也然則以聖人之心言六經者經其內以
聖人之用言六經則經其外矣心者其本而用者其末
矣舍內而言外棄本而取末果可以論六經乎曰非然
也心固內也而經則不可以內外分內外一體也而尤
不可以本末論聖人之道蘊諸心而不及於用者有之
矣未有措諸用而不本於心者也况乎六經爲書本末
兼該體用畢備吾卽聖人之用以言之則聖人之道爲
易明而聖人之心爲已見本體之全固在是矣若夫徒
言乎心而不及于用者有體無用之學佛老氏之所爲
道也豈所以言聖人之經哉

兵論

集凡三篇此其下也

王 禕

極天下之智始可以用兵兵之變無窮必我之智亦無
窮也然後兵皆足以爲吾用兵之用有正有奇而奇又

有二焉有奇之正有奇之奇嗚呼用兵而至於奇之奇則其變不可勝窮而智之用其變亦不可勝言矣故用兵者非用兵乃用智也用兵而善于用智者寡可以勝衆不善用智雖衆亦敗也陳餘以二十萬而敗於韓信之數萬王尋王邑以百萬而敗於光武之三千曹公以八十萬而敗於三萬之周瑜符堅以百萬而敗於八千之謝玄是也故衆勝寡寡勝於衆常道也至於以寡勝衆則非極天下之智而神於兵者不能也夫極天下之智而神其用於兵者其數術大氏不由於古法而應奇合變特顧其一昔方略之如何霍去病漢之名將也武帝欲教以兵書乃曰顧方略如何不至學古兵法則兵固不可以法傳也夫歸師勿遏曹公所以敗張繡也皇甫嵩犯之而破王國窮寇弗迫趙充國所以緩先零也唐太宗犯之而降薛仁果百里而爭者蹶上將孫臏所以殺龐涓也趙奢犯之而破秦軍虞詡犯之而破叛羌強而避之周亞夫所以不擊吳軍之鋒也光武犯之而破尋邑石勒犯之而敗箕澹兵少而勢分者敗黥布所以覆楚軍也曹公用之拒袁紹而斬顏良臨敵而易將

者危騎劫所以喪燕師也秦君用之將白起而破趙括若是者不可悉數皆所謂奇之奇而非法之所得膠者則兵之不可以法傳也明矣蓋法有定論而兵無嘗形膠一定之法而欲以應無窮之變則勝負之數已戾安往而不取敗矣乎惟夫不以法爲守而以法爲用緣法而生法離法而會法順求之於古逆施之於今出入離合動有節制向背取舍各適事機非特夫人莫知吾之所以然雖吾亦不能先必其所以然斯謂之極天下之智譬之槃之走丸丸走於槃縱橫圜直繫於臨皆不可必知所可必知者丸之不能出於槃也孫武之書曰兵家之勝不可先傳又曰奇正之變不可勝窮又曰人皆知我所勝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勝之形故其戰勝不復而應形於無窮夫古之以兵爲書者無若孫武後世之言兵者無不孫武之書是學按其書之遺法以取勝者有矣然武之自言如此則其法誠有不能盡言於其書者矣是以趙括能讀父書而藺相如謂徒能讀之不知合變也至括論兵雖其父奢無以難之而奢不以爲能且知其必敗者知書之無益於括而智之在我者非

特書之所不能盡言而亦非吾口之所能宣也嗚呼世
之徒能如括者多矣况乎又不皆能如括焉宜乎良將
之無聞於後世也

酒德論

汪道昆

昔人之飲客者非發不甘比年鬻發者半至人謂中山
以下若吳醴楚漚其地屢遷將發有遷德邪何今之發
非昔之發也余居發且久蓋嘗習之卽今之鬻者未必
皆良其良者猶故耳始都人無善酒必以發爲上尊項
之則酤者良矣其後王公貴人鬪其供具監六物而求

良焉卽發之良會不以當醴醖况黍醴乎哉余聞弘治
中羣臣奉職無闕退朝則相與講業故文事興今上端
拱而治百執事無夙夜之勞日飲而醉二參故酒德茂
此治徵也楚好戰故堅甲在楚韓好兵故利兵在韓然
則今之所服者必楚之甲韓之兵也發何有焉

文訓

王禕

華川王生學文於豫章黃太史公三年而不得其要俛
俛焉食而不知其味皇皇焉寢而不安其居望望焉如
有求而不獲也太史公一日造生而訓之曰子之學文

有年於茲志則勤矣吾聞天地之間有至文焉子豈嘗知之乎夫雲漢昭回日星宣朗烟霞卷舒風霆鼓蕩者天文之所以暢山嶽錯峙江河流行鳥獸蕃衍草木茂榮者地文之所以成天地之文不能以自私誕賦於人則受之故聖賢者出以及瓌人峻士相繼代作莫不大肆於厥辭蓋自孔氏以來茲道大闡家修人勵致力於斯其間鞠明究曠疲弊歲月剗精竭思耗費簡札者紛趨而競馳孰不欲爭裂綺繡斥攀日月高視萬物之表雄峙百代之下卓然而有爲然而躑躅而不進翫彼

而不振思窮力蹙吞志而沒者往往而是而能登名文章之錄者其實無幾則所謂至文者固夫人所罕知是故文有大體文有要理執其理則可以折衷乎羣言據其體則可以剗裁乎衆製然必用之以才主之以氣才以爲之先驅氣以爲之內衛推而致之一本於道無雜而無蔽惟能有是則統宗會元出神入天惟其意之所欲言而言之靡不如其意斯其爲文之至乎凡吾之說子豈嘗知之苟知之其試以語我生日文之爲物貴適皆好粲然相接合喜投樂有如正始不完文氣遂偏俗

尚化遷而排偶之習興焉四屬六比駢諧儷聯抽黃對
白調朱施鈿五采相宣八音相便握摛穠纖吟哢寒暄
豐腴醲酣眩麗媚妍珠璣溢緘膾炙滿篇凡慶函與賀
牘咸累幅而疊番王公之門下逮閭閻彝儀縉典往來
交際率奉之以周旋又如大雅既遠詩歌日變玉臺西
崑其流也漸支爲詞曲爭嫩競艷字分重輕句協長短
浮聲切響清濁和間羽振宮潛商流徵泛笙簧觸手錦
繪迷盼風月留連鶯花凌亂振妙韻於沉寔託葩辭於
清婉性情因之以暢宣光景因之而呈獻好會睽離懽
忻悲嘆莫不假是以託情固無閒於貴賤也若是者其
爲文何如太史公曰古語變而四六古聲變而詞曲文
之弊也甚矣請置勿道爲言其他生日命鄉選士之法
廢而科舉乃興以文取士設爲範程漢有射策唐有明
經復有詩賦逮宋日益增經衍爲義而三篇以明賦本
於律而入韻以成咸各專其科各精其能其義則意融
旨切言粹辭達枝語蔓引叢論英發剗聖秘而立辯幹
天機而生說其賦則句鍊字戛音駁韻軋藻秀春擷花
艷晴掇較妍醜於錙銖品抑揚於毫髮宅若宏辭制舉

大科別設文法靡不該文格罔弗列又必學稱博極才
號閎傑乃能攻其業凡習於斯者皆賈勇詞場角雄藝
闔不厲兵而日戰爭奪弧而先拔若工若拙三年是力
若勝若劣一日而決及其中文衡入文彀則遂聞棘聲
徹榜金名揭上賢書於天府承洪恩於帝闕乃躋膺仕
乃展遐轍若卿若相鮮不由茲而出矣上以此而求賢
士以此而致身文之用世信不可誣也歟太史公曰科
舉之文趨昔好以取世資特干祿營寵之具耳學古之
君子恥言之生曰文之古者登諸金石記誌頌銘具有
成式或鐘鼎是勒或琬琰是刻或鐫于麗牲懸綽之碑
或鑱在封嶽磨崖之壁莫不炫耀崇勳烜焯茂德載不
丕之嘉猷紀赫赫之休績然皆一筆之力九鼎可扛一
字之價千金是直爾其宏奧之思雅健之姿瑰瑋之辭
擗撫馬班凌厲蔡陳蹂躪柳韓玉采金聲焜焜煌煌錡
錡鏘鏘袞章繡紋炳炳烺烺續續紘紘詭然而蛟龍翔
蔚然而虎鳳昂翕然而律呂張正音諧謹讜變態類雲
霆勁氣排甲兵沈冥以之而開塞幽闕以之而著宣述
遠以之而綿延然非儒林宗匠藝營宿將道德爲世之

模楷名位爲國之儀望堂堂焉章章焉擅鴻筆攬魁柄
稱文章之大家者孰當仁而不讓宜其媲美古昔傳信
今後照四裔以無倫垂千載而不朽此其爲文也不幾
於古乎太史公曰文至於是謂之古宐也雖然其爲用
殆不止是已生日朝廷之上有巨文焉典謨誓誥制冊
令詔藹爲王言渙爲大號而帝王之制作存焉灑灑噩
噩渾渾洋洋稜厲蓬孛揮霍奮揚或溫潤而精粹或宏
偉而秀雄或嚴肅而簡重或衍裕而深長經緯天地橐
籥陰陽黼黻萬化轆轤三光封職則氣含陰雨之潤授
官則義炳重離之明敕戒則吐星漢之華治戎則揚滂
雷之轟肆赦則垂滋於春露明罰則示烈於秋霜一字
之褒沛漏泉於下地一言之感被挾纒於黎蒸朝出九
重暮行四方如風動而草偃如山鳴而谷應奮迅乎寓
外旁薄乎域中鼓舞乎彝夏陶鎔乎帝皇文章之用蓋
與造化而侔功矣若是何如太史公曰易曰王言如絲
其出如綸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辭之繹矣民之莫
矣文之爲用誠莫盛於此矣姑舍是豈無復有可聞者
乎生日文之難者莫難於史故良史之才古今或無皇

道帝德王畧霸圖運祚興衰治道隆污將相卿士武烈
文謨賢智忠孝凶慝奸諛天文五行地理河渠禮樂兵
刑食貨賦租選舉職官冕服車輿蠻彝戎翟遐方異區
恍惚詭變俗怪習殊凡一代之本末皆史乎載故曰史
者一代之成書是故事以實之辭以給之法以立之例
以律之作史之要必備乎此然非其能足以通古今之
體明足以周萬事之理智足以究難知之意文足以發
難顯之義者曾烏得以稱良史蓋自紀表志傳之制馬
遷創始班固繼作綱領昭昭條理鑿鑿三代而下史才
如二子者可謂特起拔出雋偉超卓後之爲者世仍代
襲率莫外乎其架護論者以謂遷固之書其與善也隱
而彰其懲惡也直而寬其賤彝也簡而明其防僭也微
而嚴是皆合乎聖人之旨意而非庸史之敢干及乎范
曄陳壽之流則遂肆意妄纂曲筆濫箋曖昧其本旨而
義駁以偏破碎其大體而辭謗以纖况乎畢壽之不若
者則又卑陋而無足觀矣故史所以明乎治天下之道
而爲之者亦必天下之才然後勝其任茲其所爲難乎
太史公曰噫史之爲文誠難乎其盡美矣文而爲史誠

極天下之任矣抑吾聞之文有二有紀事之文有載道
之文史者紀事之文於道則未也生日聖人既沒道術
爲天下裂諸子者出各設戶分門立言以爲文是故管
夷吾氏以霸畧爲文鄧析氏以兩可辯說爲文老聃氏
以乘要執本持謙處卑爲文列禦寇氏以黃老清淨無
爲爲文墨翟氏以貴儉兼愛上賢明鬼非命上同爲文
公孫龍氏以堅白名實爲文莊周氏以通天地之統序萬
物之性違死生之變爲文慎到氏以刑名之學爲文申
不害氏韓非氏復流於深刻之文尹文氏又合黃老刑

名爲文鬼谷氏以押闔爲文蘇秦氏張儀氏因肆爲縱
橫之文孫臏氏吳起氏以軍形兵勢圖國料敵爲文荀
卿氏楊雄氏則以明先聖之學爲文淮南氏則以總統
道德仁義而蹈虛守靜出入經道爲文凡若此者殆不
可遽數也雖其文人人殊而其於道未始不有明焉譬
猶水火相滅亦以相生和敬相反亦以相成易所謂天
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涂者言本於一揆而已文以
載道其此之謂乎太史公曰諸子之文皆以明夫道固
也然而各引一端各據一偏未嘗窺夫道之大全人奮

其私智家尚其私談支離頗僻馳騁鑿穿道之大義益以乖大體益以殘矣此固學術之弊而道之所以不傳也生曰聖人之文厥有六經易以顯陰陽詩以道性情書以紀政事之實春秋以示賞罰之明禮以謹節文之上下樂以著氣運之虧盈凡聖賢傳心之要帝王經世之具所以建天衷奠民極立天下之大本成天下之大法者皆於是乎有徵斯蓋羣聖之淵源九流之權衡百王之憲度萬世之準繩猶之天焉則昭雲漢而揭日星布烟霞而鼓風霆猶之地焉則山嶽峙而江河行鳥獸

蕃而草木榮故聖人者參天地以爲文而六經配天地以爲名自書契以來載籍以往悉莫與之京斯其爲文不亦可以爲載道之稱也乎太史公韞然而驚喟然而嘆曰盡之矣其蔑有加矣此固載道之器而聖人之至文矣嗟乎世之學者無志乎文則已苟有志焉舍是無以議爲矣是故本之詩以求其恒本之易以求其變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樂以求其通本之禮以求其辨夫如是則六經之文爲我之文而吾之文一本於道矣故曰經者載道之文文之至者也後

聖復作其蔑以加之矣今子知及乎此則於文也其進孰禦焉特在加之意而已矣生於是再拜謝曰謹受教敢不拳拳服膺是則是效以無忝夫子之訓告

泉貨議

王禕

天下之物以至無用而權至有用者泉貨是也謂之泉者言其形謂之貨者言其用其制先有銅錢後有楮幣銅錢之制自五帝三王下更歷代莫之有改其爲法最古而楮幣之制所謂關會交鈔者又所以權錢而行金宋之末造也之二物者握之非有補於暖也食之非有

補於飽也而先王以守財物以御人事而平天下命之曰衡於國家者恒賴以爲生民之大命而不能以一日廢一日或廢則國家之命幾乎息矣故曰以至無用而權至有用者泉貨是也國朝因時制宜襲近代之法一切用鈔而錢盡廢不用自中統至元鈔之行且二百年中更至大雖嘗改法然旋亦即復舊乃自頃歲以中統交鈔重其貫陌與至元寶鈔相等並行京師復鑄至正新錢使配異代舊錢與二鈔兼用其意殆將合古而達今而不知適以起天下人心之疑夫中統本輕至元本

重而鈔並行則民必取重而棄輕鈔乃虛文錢乃實器
錢鈔兼用則民必舍虛而取實故自變法以來民間或
爭用中統或純用至元好惡不嘗以及近時又皆絕不
用二鈔而惟錢之是用而又京師鼓鑄尋廢所鑄錢流
布不甚廣於是民間所用者悉異代之舊錢矣嗟乎二
鈔者國家之所用而民則以爲棄物而弗之用舊錢者
國家未嘗專以爲用而民爭相寶愛而用之是天下之
民反操國家之柄而國家之命已下制於民泉貨之弊
莫此皆爲甚矣詔旨屢飭禁令愈嚴民頑然相視而弗
之恤而上之人亦坐視其法之弊舉無策以救之民情
所至如水就下勢之趨嚮不可復遏是故善爲天下者
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民以爲利止之久何故而不爲今
外宰相得承制行事亦既審察民情卽江浙省府治鼓
鑄索月之間國用頗賴以資給則其爲效固有不可誣
者然其所鑄乃當十大錢止用於杭城而不足以行遠
間有流布諸路者民亦易視之弗信泉貨之弊自若也
愚竊以爲今日鈔法宜姑置弗問而錢法當在所速講
錢法之議有二一曰廣開鼓鑄二曰罷鑄大錢攷之史

傳漢郡國皆得鼓鑄而縣官往往卽多銅山所在而鑄
錢唐亦卽出銅所在置監天下鑪九十有九宋鑄錢總
二十六監而諸路所鑄其數多寡各有差其法皆爲不
可廢賈諗所謂事有名禍而法有起奸今令細民人操
造弊之勢者此謂不可使民私鑄爾非謂官不當廣鑄
也夫錢便於貿易而銅不便於轉輸轉輸不便故卽其
所出而鼓鑄貿易相便故隨其所在而流布此勢之必
然而國朝至大中亦置江淮等六監此可見鼓鑄之開
當廣矣自周景王楚莊王欲鑄大錢其臣卽以爲非漢
之赤仄以一當五王莽之大錢五十蜀之直百後周之
當千唐之乾元後唐之末通宋之熙寧皆爲當十大抵
一皆苟且之爲張商英言當十錢自唐以來爲害甚明
蓋大錢質輕而利重利重故盜鑄者多質輕故實愛者
少小錢費厚而利均費厚故盜鑄者少利均故貿易者
平此亦勢之必然故歷代大錢皆旋踵而廢而至大大
錢今亦存者無幾此可見大錢之鑄當罷矣由是言之
鼓鑄不可不開而監局之置不可不廣大錢不可不罷
而小錢之鑄不可不多爲今之計無踰此者且今江浙

地大物衆省府鼓鑄固必仍舊其浙東西江東閩中諸路宜各斟酌所在分置監局或一州二州卽爲一鑪而凡所鑄錢必以漢五銖唐開元金大定宋大觀及今至正小錢爲則其大錢更不復鑄夫鼓鑄廣則造錢多而人易致小錢多則稱物均而人知貴易致則其用不匱知貴則其行可久推而放之其法將徧諸天下而準固不特浙江一省而已至於灌銅有禁尤當加嚴宜如唐制佛像以鉛錫土木爲之唯鑑磬釘環鈕得用銅餘皆禁絕又民間所有銅皆得入官官爲鼓鑄除工本之費

更取其三而以七歸於民而又鼓鑄之際關防嚴密製作精緻定其輕重而有度平其出納而有常如是則今日之錢殆可流於地上而異代之錢將不銷而自廢矣於是國家之命得以伸於民民生由之而可遂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莫此爲便匡今之弊以復古之道爲計安無踰於此者上之人豈亦不是之思誠思之顧胡爲而不亟於行也抑嘗因是復有其說古者三幣珠玉爲上黃金爲中白金爲下後世或爲二幣秦制黃金以鎰爲名及銅錢是也今誠使官民公私竝得鑄黃金白金爲

錢隨其質之高下輕重而定價之貴賤多寡使與銅錢
母子相權而行當亦無不可者且今公私貿易苦於銅
錢重不可致遠率皆挾用二金藉使有司不明立之制
而使之用公私之間有不以之爲用者乎是則用黃金
白金爲錢與銅錢並行亦所謂因其所利而利之者也
或者顧謂廢錢而用鈔實祖宗之成憲而於術數之說
爲有符今惟用錢無乃稽之典章驗之圖讖有相乖違
者乎是不然天下之法雖聖人不能使之久而無弊及
其弊也固未嘗無法以救之變而通之存乎人焉耳而

可泥於拘攣之見偏於尋常之論哉記曰一弛一張文
武之道夫弛而不張張而不弛要皆非先王之所以爲
天下者弛之張之與時宜之斯爲善矣嗟乎當今時事
之急可言者衆矣然孰有急於泉貨者故述斯議庶上
之人得採擇焉

王待制私謚議

方孝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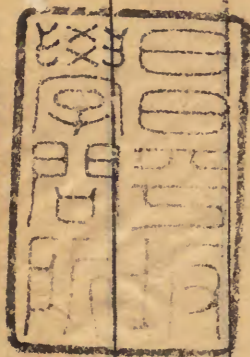
翰林待制王公禕使雲南以節歿久而易名之典未下
門下議私謚之烏傷俞恂曰惟三代之學本諸身心著
于行事發于文辭表裏相符華實不爽故著之于書者

卽其操行之餘形于言行者自其學知之實未有言與
行乖身與學戾者也世降道喪儒者始離學術身心而
二之所學歸乎仁義而所爲徇乎邪僻考其爲書則上
援聖賢稽其所至則僅同庸俗以之處下則不足以美
風教化鄉閭以之事君則不足以光華朝廷表率海內
惟待制公則不然自其少嘗已有大志受于家庭得于
師友者皆純正之學察理盡乎精微制行本乎忠恕負
剛方之氣懷經濟之資當元之季嘗草書數千言將上
于朝以救闕失知事不可爲乃歸休于家欲以文辭名

後世旣而遭逢聖明遂爲史官修元史始于太祖造邦
之初終于末主播俎之後刪煩剔冗補其軼遺君臣賢
否邪正逆順之跡天地事物禮樂刑政兵民財貨消長
興廢盛衰之由莫不粲然包綜具有倫序嘗兩贊郡政
咸著廉能之聲有豈弟之德後以伉直忤用事者使萬
里絕險之邦留滯數年蠻貊向義之心未洽遂加戕害
竟不屈以死追攷公平平生志行端潔學術淵深其於性
命道德之要治忽成敗之幾灼見洞曉發之文辭敷腴
蔚瞻浩乎若秋江之濤鼓盪乎剛而柔來有本也藹乎

若春空之雲變化不常而其... 其在翰林嘗掌
制命四方學者爭傳誦之求者盈門以不得一言爲恥
蓋自古盛世之文一代不能數人而公之述作可與相
準偏才曲士多優於言而劣於行公南中之節奮厲卓
偉使異域知中國有守死不貳之臣其過于人甚遠昔
王仲淹孟東野之徒門人朋友皆援古著諡從世避之
今欲最公文行以文暨節諡之于禮其可衆皆曰諾其
子紳以告天台方孝孺孝孺曰余嘗聞翰林學士金華
宋公稱待制公文行皆如恂言歿而易名于義爲稱焉

定諡曰文節



新編集三
一ノ九ノ一

文政癸未

